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五

申明六

第八任知撫州 咸淳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

乞借舊和糴賑糴并寬減將來和糴申省狀

照對撫州去歲大荒本州失於申聞以致綱解無措民食愈難
近荷公朝特發義米本州又係常平置司之地歲歲先已承其
撥難盡絕目今餓莩滿野探濟無方若不據實哀鳴豈不上孤
聖朝牧養之寄契勘本州見今並無粒米獨有咸淳五年分和
糴米三萬碩存貯未運區區欲望鈞慈借撥一萬碩發糴抹荒
即容少俟七月早禾總熟作急糴還庶幾義米雖已無而他米
尚有繼飢民不失望而軍餉亦無妨又本州和糴派數不滿五
萬碩本州近有譚胡三鄒及阿鄭沒官田租共三萬二千碩見
充軍餉與浙西公租等已足當和糴數之太半區區併望鈞慈

權將見今六年分和糴難催一萬七千石寬期兩月候秋成催足割江西轉運司照應仍將今後七年分糴數痛減一年以蘇大歉後民力其於根本實非小補

乞照應咸淳六年和糴申省狀

照對柒月初玖日準江西運司牒備繳尚書省劄子謂本州乞將咸淳六年和糴未足米一萬七千石寬限秋成而運司申諸郡並已糴足入教分曉則撫州亦已糴足不必候秋成某契勘本州和糴例是前後拖壓從來不曾有當年糴足之米如咸淳三年催未足尚有四百單七石二斗二升四年催未足尚有八百四十六石二斗一升五年催未足尚有一千二百三十二石二斗二升去年即係咸淳六年適當太旱早禾晚禾並無顆粒收成本州不曾申荒以致例派和糴其已前糴到三萬餘石或見上方有積年之米或是中下力轉糴他處之米無中求有能

聲徹天其為難催不言可想安有預此糴足反撓過已前年分之理及其四月十三日到郡此時事已築底徒有行移更無納數所以仰軀公朝救荒寬民之意據實哀籲象賜寬恩容俟秋成當來若不乞待秋成則青黃不交之月亦決無顆粒可催徒重民怨今米運司總申以諸郡糴足例亦以為本州亦已糴足及行揆究乃知今春權郡曾繳申諸縣抱足之數遂致誤以抱足為糴之耳痛念本州已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民餓死不可勝計六月以來又值亢陽雖賴公朝如天之福七月初二初三兩日得雨而得雨已遲早禾多損晚稻未保所有前件乞候秋成糴足之米尚凜乎未知所措又安得有不必候秋成之事所合瘞惋控申區區欲望鈞慈矜察本州權郡元申運司止是繳諸縣抱足之數即不曾有本州糴足之實特賜寬假行下去後如有毫髮異同可伏欺罔朝廷之罪

乞照戶部元行折納錢抱解申省狀

照對某四月十三日到郡倉庫並空餓季無數方極痛劇傍徨無措乃有戶部專人守催增解折納錢未幾又有戶部別項專人於多催折價未打筭之間再改催本邑竊照戶部宜限之急人誰不知敬軀要皆有自元額今額外驟增於荒歲而改催又行於已折正錄撫州去天稍遠戶部不見撫州苦惱耳除已瀝忱哀告為百姓請命於戶部外謹具州民之急上瀆公朝之聽契勘本州歲解納三萬二千二百八疋例解本色二萬一千疋自餘一萬一千二百八疋多是暗零湊納折解價錢近金部朱郎中為撫州之日每疋折解十八界官會二十四貫故籍猶在今年荒歲民不聊生忽準戶部行下驟增作四十二貫一疋前知郡繆監丞力為百姓申控戶部尚欲作三十七貫一疋遂至人戶不納州郡無解坐成擔閣徒見稽違此驟增之事甚難又

契勘本州見行折解每疋三十貫已解二十七萬貫所欠六萬六千二百貫有奇繆知郡以戶部命嚴曾增作三十二貫紐計增數亦止欠八萬八千六百貫有奇今戶部已收二十七萬折價之數又改催本色見今本州餓死者十七八蠶桑之事盡絕惟有空屋荒野見之心酸淚墮更於何處催納此改催之事又難其承之支郡於戶部有命何敢不拜承唯謹實緣郡凋歲歉公私皆可哀痛幸而撫州實金部崇陰舊地又金部先文公所至州郡無不控申朝廷蠲減財賦舊額必蒙矜軫區區欲望鈞慈矧戶部照應劄本州遵守許從繆知郡已由係每疋作三十二貫容某作急促辦欠錢八萬八千餘貫抱認解足庶幾上下明白編解早辦下情不勝激切俯伏俟命之至

乞指揮提舉司令本州糴還已糴義米申省

照對本州近蒙朝旨將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義米一萬一千

四百五十石二斗八升賑糶飢民契勘本州先已節次承提率司
前官行下發糶及賑散並無顆粒見在今具支糶年月數目繳
申見到外自某到任忽承主管官備提率司行下令本州將有
管米對易發糶蓋欲應朝廷前項賑糶之命也某契勘除前項
咸淳三年以前米無見管外其四年五年米五千七百單二石
六斗四升亦曾承提率司行下支過米三百六十一石二斗七
升半充賑糶民戶及又支米三十四石六斗五升半支散乞丐
見存止管五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已於咸淳六年八月十
五日承提率司備奉省劄撥充荆湖軍餉比料降一萬石數除
崇仁宜黃兩縣共起四千石本州台起六千石若將見椿管五
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半尚少起運米六百九十三石二斗
九升未有可湊此外止有六年見管米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三
斗二升提率司所謂對易撥糶者心指此米然朝旨令糶咸淳

三年以前之米而提率司令對易咸淳六年之米既未明準省
劄指揮某固決不敢輕易奉行但一項據州司呈今年二月二
十九日係某未到任之前承提率司前任常平幹官行下令將
元糶米錢收糶米斛湊元額管米照提率司元行下糶米係
每升收八錢其提率司令不收分文者不預焉筭自
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見管糶義米錢止實計四千九百九十
三貫六百五十七文省今本州自去年八月米貴至今春價已
十倍於八錢之數近方荷富室出糶每升亦不下五十餘錢其
減至四十錢者乃富室從勸情願賑糶之數非市價可官糶者
今本州若依時價收糶則昔賤今貴義米元額頗虧誰任其咎
若依提率司元糶八錢一升收糶則決無就糶之人荒歲恐徒
成煩擾此項本州未知所以上應提率司之命所合具申公朝
乞明賜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提率司借事軍人自今輪替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年五月初二日夜有本州軍人在塔市作過先將某人打碎其家尋又從縛編處迎拽討鬧塔市夜深方定繼即詢問係是借事在常平提幹聽充散番之人從來本州破落買刺軍糧即計會提率司竄身挾勢作過不一酒醉輒炒日夕漸滋本州不得而問故其弊如此其驚怪以為此豈細事而可滋長即牒提幹聽乞行替換否者申朝廷矣隨荷提幹賢明發回替換其遂將犯人勒管營契勘將為首人黃宣決交春一百押下本管着役餘黨並免根治已相安訖然事因其萌當絕其根患因其微當思其大本州軍人之借事提率司者以數百計非獨今此提幹聽作過之數輩而已也此曹本皆無賴惡少一從刺軍即計會牒取而去終其身不復回本州惟胡頑恣睢以虐百姓以擾城市以凌駕州縣投鼠忌器叱犬妨主監司在上人

無敢吐氣惡習已熟長此安窮某區區鄙見竊謂州郡之差軍人祇役於監司者分也軍人之服役歲有差替自漢唐及今雖邊防皆然者法也本州前此失於舉行遂致此曹名挂軍籍身倚監同社鼠城狐永無忌憚且不惟擾街市為然也提率司例差本州兩獄推司一任一修衙宇敲扑罪囚塗染窻戶事已不忍言矣本司借事軍人日日視推吏到司修衙比同押下罪人羅織萬狀此正惟不曾輪番而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州吏為家人矣且亦不惟於本州為然也建昌軍黎涌判近準帥司備奉省劄到本州揀軍數內惟借事提率司之軍無一肯赴點云我監司人也不屬州郡因無州郡併忽朝旨是又惟不曾輪番而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比身為在尺籍矣區區欲望鈞慈許容本州每年輪差軍人到提率司祇直仍從提率司發下一名換一名以變前此久據監司倚勢莫懲之患不惟消弭亂萌

永安州境此曹皆惡少有才苦輪蹄本州教習武藝移其為寇之習以為禦寇之備其於轄軍間暇亦非小補如蒙矜允乞割本州遵守併劄提率司照應

乞照應本州已監勤饒縣尉貸社倉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餓死拯救無具言之痛心所藉者惟勸糶耳而勸糶亦有難行者寄居前穀城縣尉饒立積米累鉅萬而性吝嗇其餘中戶尚從勸糶惟此第一出等戶獨不從勸糶凡其回報皆是相欺其自揣人微固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饒縣尉徧撫州諸邑鄉落積祖皆有社倉豐年樂歲多取其息及今歲年糶計目今米貴將來得息而或價傾恐反失利遂一粒不貸惟深其窩竊以待客販以此民怨入骨哀訴滿庭其謂社倉正為荒年設也今乃豐年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取其息兼年民正仰貸忽負賴以視其死此於採荒關係最大且社倉本

以春貸今已中夏又豈容少緩者但勸之雖切貌無報應縣尉若儘據據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請上饒縣尉留之令聽分頭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吏卒乃感頭相弔謂社倉威制一州今若行此禍且立至或叩頭乞免至交聖位某念此事其實自為之萬一果累同官於心何忍所台先次申聞乞賜照應或將來饒縣尉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頭身坐其罪無以及同官不勝頭幸其此止為採荒一事而發其饒縣尉居鄉過惡亦不敢併及以孤初到官安富恤貧之約

五月十五日雨賜申省狀

照對本州自五月初二日以後無雨初九日某出視東門歸自南門周行田間十餘里田多龜坼又所差勸糶官歸自外邑面問亦云田水多乾蓋本州半月之間僅得片時之雨其乾涸可知某見今採荒渙乎不勝將來之懼於五月十五日先此申聞

七月初九日雨陽中省狀

照對本州五月六月雨陽細大即次具申外至七月初一日天陰初二日方得雨初三日又雨繼此雖即復晴而兩日雨既頗竟濤需早禾賴此多有得熟者仰藉聖朝盛德格天之賜遠民或可更生感荷無極但六月內旱乾日久驟損處多得雨既遲不為全熟若晚禾乃是頑苗被驟得雨再蘇尚須將來之雨方可望熟見今不敢一日忘憂所合先將七月上旬兩日內得雨之實申聞者

七月二十一日雨陽申省狀

照對本州七月上旬雨陽已具接續申聞外再自十一日至二十一日一旬並不得雨蓋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後得雨早禾雖賴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後又兼旬先雨晚禾稟乎可慮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關係甚小省某不德疵政所致不敢隱蔽所合據實申聞者

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申省自劾狀

照對某一介晚出資望俱淺忽叨誤渥俾以推發遣撫州控無門電勉祇成亦願俯竭駑駘之力以冀仰答乾坤之造其柰力小任重運掉不行年饑郡凋措置無策最是到郡出榜誓欲安富恤貧今乃勸糶未孚之先深村餓死者衆是貧者既不能盡卹差官發廩者數家申省蒙施行者一家是富者亦不能安下負初心上孤墜委茲當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謹自列罪狀申聞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其速行罷斥以謝一州之民下情不勝惶恐伏俟命之至

八月初一日以運司牒瓜和糶申省狀

照對本州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剝人民餓死甚衆某今夏到官屢次親行阡陌見田之不耕與耕而不種種而不耘往往至於

荒棄者甚多又自六月初三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整整一月無雨旱禾晒損尤多再自七月初三日以後至當月二十三日整整二十日無雨晚禾晒損亦多九其飢荒之狀雨暘之實並已節次申聞公朝照應分明八月初一日忽準江西轉運司牒報派本州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命出公朝事關軍餉九在州縣所當竭力遵依但念江西十一州去歲惟本州之旱為最甚已空無蓋藏今歲惟本州之雨為最遲又獨無全熟今夏仰荷

鈞慈矜念民瘼將去歲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在今秋糴還此又本州所獨有而他州所無之舊債今若更與其他全熟無舊欠州郡一躰和糴將何從來兼念本州有沒官三鄉莊譚胡庄河鄭莊米三萬餘石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代和糴充軍餉等弊正同更加以今秋糴還去年和糴一萬七千餘石是本州

秋已共成五萬餘石上應軍餉比之常年派糴實數已自滿足無虧所合據實控申欲望鈞慈特賜割下江西轉運司徑於其他得熟十州均派本州百姓實拜更生之造所有其試政多疲禱雨不應以致年穀不全熟無以盡應運司派糴之罪乞賜鈞判檢照屢申闕雨待罪之狀早賜罷斥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再申省狀

照對本州近因大荒今年四月內具申公朝乞將去年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待今年秋熟并將今年和糴痛減已恭準省劄照應訖近承江西轉運司敷派本州今年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事關軍餉所願一一遵躰但本州去歲之旱比江西諸郡最甚今歲之雨比江西諸郡最遲旱禾晚禾並被曬損節節具申公朝有案今既有去年留下未糴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合糴還嘗撥借和糴充賑糴米一萬石若比其他無宿逋而得全

熟之郡又不分高下一躰分派使糶七萬二千五百石則是本州登糶十萬餘石不惟不減於他州反多於他州矣州縣雖竭力奉行入戶何緣應命恐催不及數徒誤旨揮欲望鈞慈按照元申劄下江西轉運司特賜通融那減容本州據實督糶公私兩便

乞准賞賑糶上戶申省狀

照對某今年四月十二日方到任倉猝勸分罕有應令亟謀之寓公故老皆謂宜申朝省許以賞格緣某偏州望行在路遠往回動跨兩月雜糶一時之急只得權宜且申且榜稅家信服聖朝恩意之素遂得即時濟糶民獲更生皆賴朝廷之賜今荒政久已結局某自懼先來擅便未敢再狀申明而被濟戶之陳詞提督官之中迷皆求踐約以信方米事關民命理難抑遏今除謀登仕出濟慈惠賑糶數多未肯自言總數容續申外謹先將

糶濟過一萬石以上入戶曾經本縣再三勘會保明得實者開列後項端拜由聞區區欲望鈞慈赦某路遠不及先申待報之罪錄入戶確信公朝出粟救民之功特賜敷奏等第推賞庶幾好誼之家聞風知勸小民將來永有賴某與州民實拜隆天厚地之造須至申聞者

宜黃縣譚都

倉戶待補國學生譚槐縣糶鄉糶城糶并近城

上下糶

米共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七石

又譚巡轄

待補國學生譚錘縣糶鄉糶城糶并近城上下

糶過米

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口

樂安縣學

黃與孫以平甫為戶本戶并諸莊共糶過米一

萬三千

金谿縣倉

幹本戶自糶米八千四百餘石并勸諭諸鄉上

戶糶過米

一萬七千餘石未據本縣保明申到

臨川縣甲息登仕時可糶過谷八千九百餘石米三千八十石

咸淳八年六月十六日乞減和糶申省狀

照對二邊未收成和糶不可免歲數七萬石本州不敢辭但有
民情合行申控本州有沒官田號三鄒莊譚胡莊比同浙西官
田歲收官租二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見充湖廣軍餉又有阿鄭
莊三千一百石有奇見準安邊所椿管候充軍餉以上共計三
萬五千來石不煩和糶之費足代和糶之實分明今又仍數七
萬二千五百石則合此兩者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歲辦邊餉近
十一萬石矣官租既增和糶不減四邑山田何從取足譬之舟
之載物非力必矣以故自咸淳三年四年以後至今零欠尚難
催理州境無以從出可以槩見若不改圖後必築底不惟無補
於數亦且有官糶本今來秋成在望和糶又近所合預期申聞
欲望公朝特賜矜察劄下江西轉運使司將本州官租見今充

之數準人和糶準備充餉之數却將本州孤外疇零之數

之無官租而多富室之各州庶幾朝廷之元糶無虧而本州

實糶可辦而郡生靈實拜降天厚地公平無極之造

特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奏狀

照對薦賢以國臣子報上之至忠幸尔所知聖門引類之要說

臣非才試以國臣子報上之至忠幸尔所知聖門引類之要說

發不敢一寄徇人情庶幾報稱之萬一今有幸負已足於日

前而滿替當於今日其人表表知其真足有用者不敢不特

以名聞竊自從事郎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天資端恪學力深

醇初為大醇諸生值故丞相丁大全之私人沈翥為學官欲招

致之紹開知其聘幣不就月試終丁大全當國之日退而閉戶

家居此足占其操守及其以舍法出身又試中龍飛乙科法

合注授職差遣紹開獨退就冷官怡然以讀書講誦為樂此

足以占其... 逃及其在任二年率以躬行勤於講授政教兼奉
士人無不... 服此足以占其處事之才家本儒酸且無閑郡政
而云年撫州... 既數能捐俸傾囊以賑其民此足以占其及物之
志夫其操守... 有素恬退不求而又有才有志使其獲用必能有
益用敢具以... 貢聞伏望聖慈特賜錄用將來或有不稱臣其伏
誣罔之罪

乞省罷曾田寨申省狀

照對本州害民之事莫甚於寨兵蓋其一得文移即三五十人
羅列兵器劫掠村保久成風俗雖痛治而莫之懲某自到任以
來雖力節妄訶不敢授此曹以毒民之柄而在外邑者終不能
肅禁最是... 縣去州極遠尤照料之所不及事無大小寨兵
必囑縣吏... 入鄉一番搶劫之餘即三分其利寨兵縣吏與
縣官各分其一既有定例無事不然今除一面委官行縣訪

疾苦謀所以禁絕外然禁... 其二寨其一在縣名縣寨其一在... 其一在近縣十五里名曾田寨其... 寨所以禦盜有害有利不可輕去... 寨已自不必然無寨官而主以知... 立於民社煙火相安之地而肆於... 分之害初無一毫之益合行省罷... 朝特賜敷奏將曾田寨省罷將寨... 力將見任曾田寨官保義郎解順... 都監已十餘年無正官前此皆是... 正任稅官兼之終是事難兼辦又... 不在其手小官遠役一旦省罷情... 照應施行其備躡控申不勝皇懼... 伏俟命之至

乞省罷宜黃縣監酒申省狀 此狀七年六月初二日

照對某近因民詞訴寄居饒縣尉不貸社倉遂分州縣見任同
官到處索薄監貸人人皆能及心數內巡轄通捕官宜天麒斤
公饒縣尉暮夜之金尤為振取獨添差宜黃縣不釐務監酒權
比廂監押趙與垆私受饒縣尉計置官會壹阡捌百貫將所分
統步等三倉不各行監貸縱容倉幹搬販出界又敢詐取貸戶
每名三拾柒文此項計贓尤多契勘趙與垆寅緣權攝已三五
鄉守而不去聞前後私受白狀擾人不一近者寄居樂縣系運
米入城應糶本州方令趙與垆監視頃刻之間即詐取樂縣尉
幹人官會肆拾捌貫又欺詐斛子酒食鞭之五十下於此而猶
忍為此則地可知矣前項贓數並係將廂吏親隨根究引對
與垆供認入已實數分明本州除已將廂吏親隨斷訖編帶
不與垆因監貸監糶非法取受情罪所合具申公朝取旨

指揮施行仍乞鈞慈將宜黃縣添差無用監酒一員省罷下
照應求不作闕項至申聞者

申湖廣總所暫借椿樁義米狀

照對某偶叨誤渥揀荒撫州已於四月十三日到州領事見得
餓孚滿野而富室閉糶網解積欠而倉庫並空兩皆無可措手
之地他州猶有義米獨撫州在倉司臺治之下歲歲係倉司糶
盡不留顆粒他州猶有麥孰獨撫州風土應大麥小麥並不曾
種顆粒他州猶可申撥上供獨撫州既發荆湖軍餼又無顆粒
可以申乞叩地呼天某與一州百姓並無求生之路尋契勘得
本州曾準朝旨撥義倉米一萬石充荆湖總所撥運係未曾
裝打之數軍饑之急固尤急於民飢而軍饑之多非獨藉於此
數凡本州綱運上屬使所者次第積壓率是今年運去之綱如
前件萬石綱運之發勢亦在六月早禾已熟之後與其待貯而

待未發之軍儲孰若暫借以救垂絕之民命容照使所見行綱
欠每石折錢一十五貫例目今糶錢申納如蒙矜念曲賜允從
則本州得此萬石官米為倡而富室之閉糶者無敢不出是一
州數十萬生靈皆拜使所再生之造且此米元以義名亦得允
蹈其實而於使所軍餉亦初無妨也某亦事急借越冒死為百
姓一言下情不勝皇懼拱俟威命之至

回申總領所照應那撥義米狀

六月十三日準湖廣總所牒州照應令本州徑自申提率司公
那撥所起運義米一萬石應到本州揀荒却提倉司別撥一項
窠名填還本所差人取運事州司仰感存恤本州人命之意但
提率司止有此項義米別無他項窠名米解可以移充本州已
與拜賜一般不敢別有紊煩所合具申欲乞鈞判照應

申諸監司乞給照由付詞人赴所屬官司投到理對

事理對狀

照對某自四月十三日到任日夕揀荒未暇他及自五月初一
日方那暇隙點對前收元行公事數內多有本州人立越經諸
司而詞主經年不到徒勞上司檢率元詞督責遠慢者更際
半其竊以為此皆本州官吏之罪且某每見朝省臺部耳及所
在諸司凡送下州縣詞訴必待詞主出官而後施行門示三日
詞主不到則繳回元牒此定格也州郡之事監司如子孫之事
祖父每事當以情告奈何本州受上司委送有其狀而無其人
不即申州輕與施行此等豈惟根括無地不勝鄉井之隳突亦
恐行遺落空徒損上臺之威重謂非本州官吏不以情告之罪
而誰罪哉某除截自今始每項下曾有詞主者並與住行據入
回申外區區欲望台慈察民俗珥筆之多虛念今歲飢荒之良
苦九遇詞訴即給照由除程寬限五日令赴所送官司投到理

對出五日而不到者並許所委官司繳回元詞蓋公牒之自述
鋪來者其到遲詞主之徑自回來者其到速若公牒詞狀先到
而詞人反遲五日不到者非理虛不可到官即是詭名規害所
怨此等若與過而不行豈惟田里獲安豈惟上臺得躡竊意民
俗亦將自此歸厚矣某支墨屬吏冒犯威嚴下情不勝皇恐俯
伏俟命之至

申轉運司乞免派和糴狀

照對本州近準使牒分派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若以本路
分州而論派數已極均平况命出公朝事關軍餉本州即當趣
糴唯謹但有民情不容不亟亟申籲於二天明照之下首乞垂
察本州頃三歲連旱至去秋而劇今春貴糴米升百錢人多餓
死田多荒白此某親行阡陌得之目見分明又今年六月初三
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方得雨中間整整一月枯旱早禾之

積甚多自七月初四日以後至二十二日方得雨中間復整
整二十日枯旱晚禾之晒損又多凡皆某不德致旱有罪不敢
自蔽已按印據實節節申尚書省乞行罷斥分明夫以去年之
旱江西十一州既惟本州獨甚今年之雨江西十一州又惟本
州獨遲見今民命未甦生意如髮乃有省割寬限未催去年和
糴米一萬七千餘石有台催三劄莊譚胡莊阿鄭莊代和糴見
充軍餉米三萬餘石有台糴還撥借賑糴五年分和糴米一萬
石略計今年本州取於百姓以充軍餉者已當六萬餘石是通
成十四萬石矣此本州自古豐年所無之數况今年飢困之餘
乎用敢詳述民情以區區欲望台慈矜本州之禾獨損念糴
還元數已多將前項數糴本州之米分派於其他有全熟無宿
欠之州此最輕易奉之舉而稱物平施之道也下情不勝為州
民激切皇懼拱俟恩命之至

回申轉運司訪求涇邑利病狀

四月二十一日未時伏準使牒備坐吏部符行下各州講求涇邑利病某照得邑之所以凋者財賦折陷也財賦所以折陷者大家飛走苗額雖其見管者亦不納也選材為令使其起此凋弊必自理財正辭始此事一行輕則縣令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虐政而飛詐賊而脫訴於監司重則縣令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虐政而飛語於中朝九縣令之以才選者率墮陷穽無救於涇邑之弊而適足以催折方進之人才耳惟有一等庸人姑息架漏求滿歲月每一綱解之急不過重催抑納預借白糶以救目前以故小民日以困根本日以壞而大農日以告匱州縣日以煎熬言之令人於邑蓋困百小民以重催小民力不能訴而上不知催一大家以正賦大家力足撼搖而禍立至人多爰身勢必至此某微位下不問不敢對狂妄之罪惟上臺於赦

申提刑司乞免黃勇死罪狀

照對本州五月初六日恭準使牒結斷陳王孫被死將黃勇重杖處死事此事元係衆手行打致死今按法以人命重定償命罪於法固無不合然使牒尚許今聚廳引上罪一審問大情來歷如無異司方可施行有以仰見使臺欽恤之仁欲於定法之後更詳酌其情以參之也於此若不及心則是有負使令某竊照陳王孫元係為首結聚四十四名擾害傷人之兇賊也其徒四十三名皆已就罪陳王孫正係賊首已經結定槌折手足之罪反以死申而逃連累官司都保隣里苦不可言甚至承捕弓卒決脊者三其居鄉也既傷人其逃走也又累人故其一日復歸皆有為衆除害之心黃勇者乃承官差隨衆追捕之人為之首者則是到官已死人楊十其驗腦邊一痕為要害處今詳元體究官與上臺擬筆皆稱月也朦朧中羣然重壘乱打不獨黃

勇一人然則黃勇之情尚可審議者陳王孫雖被死係是傷人犯罪逋逃申稱已死之人曲在死者一也黃勇係官兵隨眾承捕非私鬪故殺者比二也元軀究官謂亂傷致死合與分罪三也在法捕罪人內已傷若已殺為從各罪致死者咸等四也陳王孫害人者也其死眾皆悅之黃勇隨眾除害者也若死眾必憐之古者刑人於市與眾共棄眾情所在不可不察五也因陳王孫之事瘦死者已兩人若又償命者一人黥配者二人決脊者四人則已死之克徒反為幸而州縣官司若遣追捕恐無敢向前事有關係六也今謹仰躡上臺詳刑之意遵照申聞如沐公慈再賜詳議行下不勝幸甚

中提刑司平反王定寃獄狀

使判王定之為重囚一郡稱寃非特王定稱屈其妻訴寃而已也司戶平反胡百二招供此眾囚之所同一郡稱決之事也

職人微望輕致臺澳之疑遠追二十一人一千里就道此皆當職之罪然前輩小官抱案與長官爭訟者甚多若當我避嫌不為一言是上負提刑使臺之仁明下負此二十一人之青望矣其言到人已供證者除奉臺候疏駁之外其方準上臺添追續到之人請本州僉聽眾官喚上各令面供一次任其一出本情或同或異並行備申上臺以備采擇

申安撫司乞撥白蓮堂田產充和羅莊

照對本州苦和羅為諸郡之寇甚遠尊開鄉闈實千載之奇逢幸有救助之機敢申眾願之請大江以西隆興吉州等處皆平原大野產米居多惟本州與建昌為山郡又大州除樂安在萬山上不預和羅外其實系和羅者惟四縣建昌之係和羅者亦四縣建昌和羅不滿一萬石本州之和羅乃至十萬石本州又有二鄉莊阿鄭莊潭湖莊等沒官田皆不待給本而輸軍餉如

和糶者二萬五千來石和糶之數比諸郡獨多遠至數及苗米一石之家小戶無所從出自二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以來歲歲積欠既苦人戶亦虧官糶方自去年偶有樂縣尉戶絕除立繼外有沒官米租補助招糶免行敷派人戶既寬官糶亦足今歲樂宅元積之米已尽而田畝新租之數無多區區本心欲漸積添永為今後補助和糶之資而未有其繼也屬者天幸恭值安撫判府集撰侍郎授鉞鄉部大庇扮瑜希冀異恩合郡引領近因除去妖邪毀撤巢穴估到東館白蓮堂田業衆情歡然皆謂侍郎必將以此田撥入和糶之莊更為錦綉鄉邦寬民之賜雖估籍之帳未了而驩誦之口已騰蓋自先太師南豐先生開闢直至今日侍郎方再開鄉闈喬木故家又屬人望休言善事先烈不惟本州之所未有殆亦天下之所未必有有知之重重公為鄉邦之重困幸遇侍郎書錦其功其德

夫豈小小特以三邊未撤戍和糶未可免雖望申減之甚切而未敢貴人情之所難茲因沒官之田謂必為和糶之助此專理之所必可行而仁慈之所必垂念實衆情之預以為喜也某幸登龍門假守珂里代申幾請仰副仁心下情不勝皇懼俯伏候命之至頃至具中

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六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咸淳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印

申御史臺劄吉州郭劉吉口妄訴陳成狀

照對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曾五各成二經刺配故正事雖止
作開致奉臺判決有刺旗押充邊軍今面審乃不曾配一旦不
曾二於何有然事准臺判得實方可回申勒詞幹郭劉吉將陳
成營聽對衆視驗面上有無字跡背上有無杖痕責狀明說有
無分曉訖却施行尋勒郭劉吉當聽對衆視驗陳曾五有無字
跡杖痕責據郭劉吉供析奉書判更供背上有杖痕只一句尋
再責郭劉吉供述奉書判若用藥脫了須有痕跡皮不全仰再
供只今不伏送勘續又據郭劉吉供及針筆匠鄧喜雜取黃兒
供陳曾五即無字跡杖痕奉書判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成三

經刺配今當聽將陳成眷視面上無字跡有針筆匠責驗狀訖
脊上無杖痕有杖直責驗狀訖郭劉吉已責狀說面上無字却
又說背上有受杖被其用藥脫去出有用藥脫面上之字者矣
未有用藥脫背上之痕者也字本無痕因用藥尚且有痕杖本
有痕安得因用藥反更無痕郭劉吉不由次第官司敢經御史
臺脫訴以不曾受杖之百姓為二經刺配之吏人一黥未足以
盡其欺罔之罪姑從輕勘杖一百陳成是百姓放令自便回
申御史臺照會須至具申

申臺并戶部戴揭安訴狀

照對陳定甫有田二十六畝典在戴揭家咸淳四年以後經官
取贖初詞在縣上乞勒戴揭照契領錢放贖其後有馬仲者為
以官會紐錢前政方運判以前後所立之契並寫典錢即無以
會紐錢之說且謂揭安之行朝廷之法其他入納斷斷乎皆不

可違獨民間自行交易一項參之人情元是見錢典者以見錢
贖元是官會典者以官會贖錢會中半者以錢會中半贖正恐
奸民借此為昏賴之計官憑文書陳定甫宜應以虛詞求勝其
後陳定甫無錢取贖徒以會價之說劫持官司方運使遂將教
唆人馬仲斷配訖陳定甫再經部脫詞今任鍾運使施詳元案
再行審訂所斷與方運使元斷一同陳定甫又復經御史臺送
本司贖田且經刑部送本司訴本府及漕司元承行人吏云有
乞取吏人之乞取固是常情然本司前政已曾追到吏卒金仁傑
鄒俊并詞人所指見證過付人胡清宋子武秦百六今來勒與
詞人供對不惟更人不認而所謂見證人並稱無之要之贖田
小事又陳定甫訟而失理未必有大錢行賂不過因本府運司
皆以其詞為非故借訴吏人以泄忿耳此事之枝節也正事只
在贖田贖田合照元約元約是錢只合還錢何必經臺經部訴

帥府訴運司空為多事如此哉訴吏之事見證人以為無官司不可強以為有已追到人并牒还各司聽候示詞人陳定甫且理正事且照元約齋見錢到本司當與取贖陳定甫之錢朝以到則戴槐之曲業文當还陳定甫之錢夕以到則戴槐之曲業朝當還對眾當聽兩相分付甚狂事也陳定甫若不肯行正路必欲以高計設疑兵打空陣子嬉不過又經臺經部添訴提率司如前日訴運司而已本司却亦換尔心腸不得惟有聽之而已陳定甫戴槐並照元監齋錢贖田先回申御史臺及刑部照憲仍牒報運司以據陳定甫入到事狀呈奉書判元詞欲贖田者陳定甫也陳定甫既於父訟之後自悔無益欲與元興業主戴槐戴仁傑父子自行議贖不敢再有紊煩官司亦何幸如之大凡贖田本是親舊鄰里暫日交易之事不得已而後有爭分爭既無益徒然彼比淘汰而欲仍舊在私自為區處則他人不

必再追問矣聽從其便回申御史臺照應須至具申

按新城縣令蹇雄申省狀

照對八月十一日交領提率司戰事據攔轎狀訴建昌軍新城縣官吏料抑義米乞取不法事本司繼即追到縣吏饒恭陳以據供去年六月十一日知縣將米一千石市斗付缸戶趙生等裝載出縣界外發糶得官會一萬五千貫裝發綱解及拖照本軍餘通判元申本司去年六月黎中言等正訴上件事則指為糶糶義米且謂以官價平糶於本縣者止三十餘斛以時價私糶於境外者乃八百餘斛此事縱如縣吏之供錢充綱解是亦荒年奪民之食於理已甚不可矣又據饒恭陳與供知縣每遇人戶納義米除正數外每碩再收一斗作知縣食利米納宅庫支用是既有官收之義倉又有私收之義倉於法又大不可矣其他據供繳由錢錄牌錢銷號錢以應副知縣料買及日逐納

宅市買及供曾買綿三十把鄉民支錢反以綿租為名禁之於
獄終不還分文者皆其細也不敢一一縷瀆公朝之聽竊見從
事即特差充建昌軍新城縣令蹇雄雖小有才既貪且暴去歲
當飢荒之時敷抑鄉落大興花園青冊催科每取十貫廵卒四
擾於鄉落民不堪命至有橫村等處哨聚抗拒雄捕獲數內官
四三一名先用火炮繼浸渠塘人既困頓乃脫申本軍乞差創
子下邑斬首郡守謹審不從適踈決官至釋之出獄即死此人
既死鄰黨頃洞雄又飛申本軍請兵勦殺牌逆旁午張皇萬狀
反欲覬覦收捕之功以為欺罔免削之幸郡守遣人體實知其
不然鎮以安靜徐為榜諭民始釋疑苦郡守不善處之一邑生
靈之命當何如哉然亦自此官民相疑上三鄉至今閉結不受
官司約束貪暴之弊關係如此及其今次發竟追吏之後乃有
本縣饒倫等二十七人到司幸留知縣某喚之近案問以誰實
使來衆皆語塞即令當廳實供乃稱知縣使宅庫丁定脅使縣
市諸行每家出錢一貫每行遣人二名又買使久居縣前打話
公事人饒倫為引領投狀以冀解釋雄之作偽心勞有如此者
其除已將縣吏饒恭陳興等斷遣外惟是鄉民尚有未安之心
則縣令無復可留之理所合撫實具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
雄放罷施行

咸淳八年歲終特薦州縣官申省狀

某頃叨誤渥暫攝常平當歲終有會之時莫切於考實人本之
事深惟人才生生不息無不自小官而獲進用亦無不自長吏
而獲轉聞某自領事以來早夜詢訪合江西一路先得六十人
其間固亦有科甲前名已經錄用者今此分倅諸郡果有政績
或知僭越理不敢不并以名聞通判如隆興府熊震龍之通暢
精明羅大椿之老成純厚滕岩瞻之開爽溫雅吉州余東之清

介練歷何夢桂之明暢廉靜撫州黃興仁之端重明練呂圻之
寧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修嚴正有守建昌軍涂寅之勤敏
多惠皆貳郡而有其實者也教授如袁州李漸之士論歸重吉
州程中之之操修端謹瑞州林永年之端凝和粹南安軍黃明
豐之素行純實臨江軍余世昌之醇茂有文建昌軍周三異之
端重粹明章又新之簡重朴實皆分教而有其實者也判官如
瑞州丘富國之詳明正直臨江軍陳曉之明練勤敏撫州李龍
金之端靖詳明江州陶應元之端方公正皆贊畫而有其實者
也錄參如瑞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如隆興熊應申之詳明得
譽江州張杲之惻怛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辦事臨江軍張
自之敏捷文華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司戶如瑞州劉應桂之
勤敏適用司法如南安黃墜之公廉有守皆為郡僚而有其實
者也至若親民尤莫急於懸而試吏尤莫難於縣豐城周

黃長老為之喻年賦役俱平紀綱大振吉水劇邑也鄭豐孫為
之喻年政役備修精采頓異囚匡荒邑也窮鄉頑拒不受政役
何時為之數月聲聞立起於素木率化之鄉立之師以教其子
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民搶掠謂之出甲田子鎮為之數
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桑聽贖爭役以種桑多寡為先後民知
務本南豐頑民嘗殘熾之邑也楊休既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
之久一方情服如楊眉孫宰高安公介清勤徐思詵宰上高廉
勤平易翁仲德宰永新不畏疆禦黃桂宰南康才略優裕張鈇
宰靖安廉整有條汪塾宰萬安和平安靖胡岩如宰進賢正直
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嚴肅整齊黃公立之宰粵都詳明振取洪
防之宰安遠詳重得躰凡皆作邑有聲尤不容不薦縣丞則進
賢有吳君召分寧有郭巨用皆究心水利措置有方梁安有黃
申明潔無私庐陵有羅鈞端實有才主簿則危順吉在豐城以

材華稱董殊在吉水以賢廉稱趙崇訥在崇仁以和平稱趙崇
煉在宜黃以廉謹稱趙時夫在南城以廉靖歷練稱縣尉則王
應龍在進賢以才幹稱趙必圻在大冶以廉明稱羅可權在寧
都以才美稱羅應新在清江以俊拔稱袁端祥在湖口以才廉
稱陳子升在南城以清俊稱喻元在萬安以才諳稱何晉在上
高以廉能稱姿南良在萬載莫雷顯在通山皆以廉謹有志稱
凡皆誓仕有立亦不容於不薦其智識不明聞見不廣獨以平
生鄙見謂天下事非得人才不可人才非自小官時察之不可
偶因兼權常平司戰事適當歲終謹以采之衆論者申聞如右
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以備他日選用之數

又歲終劾官狀

照對某暫攝常平臺髮無補借以歲終有會之法類申本路同
官之賢間有不才亦宜汰去姑先最者以警其餘袁州萬載
丞石應雷貪暴非一嘗檢校彭祥甫家卑幼業數年錢二千貫
勒賣卑幼業人每田百把取錢百貫為贖子袁晉寺過付反違
法自擅沒田入縣率以掩衆議卑幼者其何辜吉州安福縣主
簿權縣事趙必繇亦貪非一嘗與寄居揚州趙司戶及前抚州
趙司戶相朋為奸每斷鎖一人取錢五十貫食狀一紙每收錢
一貫其苟賤如此及多差吏卒入鄉行劫民不聊生吉州庐陵
縣尉趙必海每一下鄉擾民無藝嘗以其親戚姓江人同行公
事詣價必以姓江人任責凡此三人皆無賴藉如蒙公朝特賜
敷奏將各官放罷庶幾民怨稍伸內石應雷趙必繇遇赦未許
放行參注伏候指揮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團結申省照會狀

照對近準省劄今措置團結亭子事當此時難未寧團結為急
領命之後即日夕究心實緣亭立積年不得本錢逃亡已多今
春飢困之極相挺作過所在騷動被殺傷者數多及官府捕斬
與逃竄山谷者亦多泐海亭場委是大段狼狽本司首行招集
繼即撫諭令其親到本司當面散還舊欠本錢六十一萬二千
五百五十八貫二百五十五文十八界官會方得亭立漸次回家
雖人丁稀少頓非前比而流離歸復漸成生聚方此作急團結
非常時止將見在人戶便可團結者比也所合先申朝省照會
俟候團結了畢即便以實具申某雖庸儒非才而承準管幹不

敢不以其實

申省實見鹽課狀

三月十七日恭準省劄今某置司慶元專一團結亭丁者照得
以海亭民積年被官吏雜剝並不曾有本錢到亭戶之手反日
事鞭撻倍數取鹽以此亭民不勝其苦流亡大半徒有季侍郎
虛復祖額空見文移今歲飢荒無所謀食官吏酷虐如故於是
萌等死之心所在相挺為盜殺傷死亡者十居二三及官與追
捕逃竄與官司施行不存者又十居其二三今見雖一面招喚
作急團結諸場委是敗壞殘零見存無幾區區欲望朝廷特寬
鹽課期限兩月免行督責容某一面多方招集流亡散還前此
未散本錢再新整頓鹽課候見端緒別具申聞必先有於此寬
恤流亡者再歸方得團結竊緒四月十一日準省劄照得浙東
黃授率以團結亭丁乞特寬鹽課兩月合議行下劄付本司特

與寬展鹽課壹月仍於向後續補准此

申免茶鹽分司狀

照對本朝常平於鹽一路置一提率官各州置一主管官脈絡
相關事無不辦本路近因脫物慶元府分司為分司者皆是小
官赫然自振監司之體吏卒數百牌匣專人紛然四出亭戶田
產剝賣既及無以應其誅求則又預將鹽倉所管亭戶將來合
得本錢先自私借分擘名曰文憑錢本錢既充文憑鹽課惟事
劫取以致流士大半課額頓虧至今年春遂群起為盜矣分司
吏卒不惟刻害亭戶尤更荼毒百姓凡編戶稍有衣食之家無
不括類姓名預入網羅待有私鹽徧行通法獄子承勾錢動以
萬計况於案吏抑又可知以致被害之家不至於淪洗罄盡不
止年復一年田里蕩折至今春而貧民亦四起相挺為盜矣近
者恭覩朝旨將茶鹽法盡復祖宗舊制斯民欣若更生某以一

介疎庸適當其時偶然承乏充授宰官遂即布宣德意將分司
吏卒汰而遣之訪求所謂文憑錢等諸色之弊革而絕之凡亭
戶本錢及綱梢水脚錢等皆散而與之應有行移及照祖宗舊
制付之主管官慶元府通判廳亭戶之伶仃僅存者近幸漸漸
復業編民之被苦無訢者亦無不感戴聖恩惟是省罷分司明
文至今未準行下分司群小磨牙搥毒以伺覆出竊照出道不
古官吏之害民者固多矣所在害民惟分司為甚蓋縣之官吏
害民民戶可以訴之州州之官吏害民民戶可以訴之監司監
司之官吏害民臺諫可以齊察惟分司在身在於監司之下而肆
志於州縣之上不特人戶赴愬之無所抑亦朝廷齊察之不及
古語所謂雖佛出也救不得惟自朝廷明賜省罷盡與掃除尚
可少甦民瘼以救根本區區欲望鈞慈痛念時艱深軀國脉特
賜檢今年三月一日寬卹指揮及述祖宗舊制速將慶元府分

司省罷劄本司照應使人戶曉然知分司不復再置庶幾群小
退聽而百姓安心不勝公私之幸

中已浙亭戶徐二百九等

照對某三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置司慶元府專一團結諸
場益丁此時益丁飢困挺亂千里驚擾某即時布宣德意盡還
亭戶舊錢遍榜撫諭招集又得泇海制司到處捕斬戮其首而
赦其餘及制使陳尚書辭任之後某又據鳴鶴鄉羅會龍率訴
鳴鶴益丁為首未追之人某即追到為首徐二百九次為首葉
三千四兩各各行斷配求鎖水軍寨大榜撫定其餘應隨從借
糧之徒各仰安心着業更無追擾訖即此一番擾亂亭戶死於
制司之捕斬及死於編民之讐殺及見行拘鎖諸寨者已不下
二百餘人其餘趕逐墜水顛路道途飢餓而死者又不可勝計
亦非小變矣近來諸場益丁忽又喧傳臺部受豪富詞狀行下

制司欲差大軍追捕謂官司元行為不信人懷等死出語無狀
事之虛實雖不可知萬一有之則亂者再起實於某先來團結
撫定之事兩不相干在某亦安難再行招集前言不信撫諭無
策所合先具申聞伏望鈞慈軫念時艱之定亂與承平官司之
受詞事跡不同特賜劄下所屬

申乞免場官責罰狀

照對某近者選辟場官多不肯就因考其所以然乃知諸場所
趨者見額朝省所課者祖額額不及祖額有科條祖額無可足
之期鹽場無不罰之官或數年不得批書或屢郊方可叙後人
多愛身故不就辟某謂此作法之弊求益反損而祖額所以愈
虧也夫今不救弊且愈極敢借陳之夫所謂祖額者乾淳時亭
戶情願就賣之鹽數也方是時吏道清明風俗醇厚柴薪工食
之費皆賤而七百七十足陌見錢買鹽之價甚高編民一歲方

有登熟之時亭戶無一日非其登熟之時天下生產作業未有
樂於亭戶者也故人人願為亭戶日日常有納鹽輻輳而至自
然充溢朝省何嘗元有此數而求其足額也哉夫所謂見額者
近年來官司敷派亭戶抑納之鹽數也蓋自貪官成習風俗大
變柴薪工食之價十倍疇昔折閱低減名曰買鹽之會百陌不
曾入手編民或祖孫爰世不識官司亭戶無一日不受官司杖
責天下有生之類未有苦於亭戶者也故逃亡已過大半存者
飢困為盜苦楚而得日就虧少朝省雖歲歲坐下祖額何嘗一
歲能強其稍就髮鬣也哉以其今來親考其實雖其見額尚是
近歲俗吏捏合之虛名而况祖額豈可每歲坐定監官之實罰
蓋鹽額之虧久已狼狽季侍郎劉侍郎諸人為提率官自詭與
利以媚時宰差刻薄少年行推排虐政掩逃亡而不言抑見在
以增數甚至餘姚局章支鹽行石堰西場以上岸山地水田推

排鹽地蓋袋亭戶賣上岸之產以買納虛增之鹽產業既盡
無可買有如地名洋浦場大卿諸族衣巾藍縷日來泣告者比
比皆然以此雖近歲之見額亦無一歲曾及額矣况祖額乎事
若不求其本而求其末何可望其有得哉某嘗觀先正楊龜山
上書云臣嘗任蕭山縣令有錢清鹽場亭戶多逃亡至追捕拘
繫之蓋鹽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計其工力之費十不償其
二三若以龜山此時駁折之奏安得再有乾淳或特登羨之額
正緣南渡以後護養根本民生樂業鹽額所以再登今當敗壞
之極乃不思根本之計徒責今日以乾淳之課白陷場官以無
辜之罰使銓選注授之官望望不敢嚮而江湖乞馬之廢往往
充權攝比曹得志如以虎收羊亭戶日益消則鹽課日益虧矣
其所謂作法之弊求益反損而鹽課愈虧者此也區區欲望鈞
憲矜念空罰監官之無益徒虧鹽課之有害當此時艱及除苛

鹽見催不及元額者原情免問監臨自行侵盜者以實定罪
巧之徒退聽正任之官盡取庶幾平明之理且亦更化之助

乞祠申狀

照對本司十餘年來皆附紹興府兼管正以自季待郎置皂冊
獻羨餘之後不可自為司序今春鹽丁擾亂蒙被省劄置司慶
元府團結鹽丁鹽丁既定團結既辦申乞將提率司仍附紹興
府兼管將其仍舊子祠未蒙從申念其見今病率兼旬飲食不
進實已不可支持不免其狀控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其姑
與祠祿以便將理下情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

辭免回司乞祠狀

六月二十八日準六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以其團結了畢
令回司紹興府事某昨準行下團結至五月十六日慶元紹興
二十場團結帳冊先辦雖曾申乞回司繼因契勘本司自季提

率大更革之後不可自立司存接附紹興府兼管已一十餘年
縱是回司委難存立遂於六月初四日因台州瑞安府六場帳
冊團結齊足申乞照李提率更革以後定例仍附紹興府兼管
將其仍舊予詞繼又於六月二十日再具狀申乞分明今來忽
準前件指勘合日行下令某回司竊照某身備使今敢不惟命
但提率司附紹興府乃李提率更革後一定難復之久到提率
司再置專司乃今春因蓋丁擾亂一時暫令團結之將委今團
結已畢若便回司將以何為司存某非不願遵稟委是無緣可
以遵稟某疊瀆鈞听除已席藁待罪外敢望鈞慈洞察司存無
可立之資檢會兼附有久定之例特賜於從某奏申將提率司
仍附紹興府兼管某今亦無復敢望祠祿惟有拱俟誅斥施行
辭免除直寶章閣兼紹興府長史申狀

七月初二日酉時恭進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除兼直

章閣依舊浙東提率兼紹興府長史某叨恩非分聞命震竦為命
出公朝所當遵稟有關係合下行申明蓋我宋所以立國者其
紀綱有二在內以其稟諫為紀綱自宰相以下皆得効之在外以
監司為紀綱自宰輔出為藩府以下皆得効之外之監司雖不
可比內之其稟諫而關係朝廷之紀綱則一也某人雖庸陋無比
或則和預監司今若使兼紹興府長史是以監司而反為藩府
之幕屬公朝合思所以為紀綱之計况自賈乎章當因每以
札數之辭免默現人心之向背遂以彈擊大臣之地反為勸留
大臣之首堂諫紀綱幾於大壞幸而更化紀綱復存又自賈乎
章初為制闈收拾中朝斥絕之人假以淮甸監司之稱日入揚
州之僉幕聞自同兼僉多簿對言紀綱遂至大壞目今闡事所
不忍言真今日所承之者內地之監司也紀綱幸而獨未壞者
也若更壞之如紀綱何雖曰以宗主而出其異於尋常之藩府

然監司之設原於前漢以六百石吏每秋分察郡國郡則今之太守也國則漢世親王之封建者也豈以親王出鎮而獨不在監司按察之數兼照宗王仁心大度世莫與比獨因貴重人莫得見之奸豪展轉影旁以擾害吾民者宗王皆不得而知如填塞陂湖如豪奪民產皆本司所當究治正以時艱未遑檢奉今若與之為屬其誰與理此又如民冤何且其善身在班底或見為他郡使某為紹興長史不敢辭也今見任浙東提舉而使某兼紹興府長史則決所不敢受也家都承前日自班行被命於紀綱無門不當辭而反辭某見為提舉官於紀綱有闕若當辭而反不辭是使內地之監司紀綱又壞實自其始又如廉則何望鈞慈上念朝廷之紀綱下念小吏之廉耻竟自漢某既不為本路監司之官以任紹興府長史之職委為允富某既不為紹興府長史其直寶章閣恩命實亦不取祇受所有首劄二

道見寄留慶元府軍資軍外

第二申

照對某七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催某回司紹興府併供兼取某竊照此係兩事回司乃其始初申請兼見今置司湖亭止有水中亭子三間風雨飄搖不可居止移司人從口券垂竭日夕焦熬豈不願早早回司實緣續准兼紹興府長史之命某既係見任浙東提舉不當兼任紹興府幕屬之職雖已詳具紀綱關係之說申籲控辭未蒙行下所以雖欲回司而不可得有乞祠得罪而已今來再準催促自當擇日回司但兼職決不敢受念某平生躋直必不可受而後敢辭往歲曾差某充兩浙鹽事幹官又曾差某鎮江等三郡公田分司幹官其恐成害民力辭不受時相務在必行以威相臨尚蒙矜亮免差况今更化中外皆許直臣望鈞慈念聖朝待士大夫以禮而匹夫不可奪

志明賜答下免令兼職不勝萬幸

第三申

照對某三月初九日準二月二十九日省劄除某浙東提舉置
司慶元府團結益丁已於四月初一日據住司發到牌印管幹
訖至七月初二日準六月二十八日省劄除某直寶章閣仍舊
浙東提舉兼紹興府長史某以提舉未預監司若為藩府寮屬
於朝廷紀綱有妨即將省劄一道寄留慶元府具申朝省控辭
未準回降間至七月二十三日又準尚書省劄子契勘催某回
司紹興府兼供紹興府長史職事某即具申乞免兼長史即當
擇日回司未準回降間又準省劄滿坐勘會國家多事擇地避
事不即到官如更違矣從御史臺覈察令某疾速前去交割某
竊照提舉官係浙東監司之列紹興府係浙東屬郡長史又係
紹興府屬官某以紀綱有係所以雖欲覬勉拜命而不可得今
蒙指揮以為違矣某委因有妨國家紀綱不敢供職分明士大
夫可殺而不可辱匹夫不可奪志古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
死不敢往其實亦不敢往分明若得免兼長史則朝聞命而夕
回司矣即不敢擇地避事區區蝼蟻之沈無以上格乾坤之聽
甘俟御史臺覈察

申省乞免諸司委送

照對某昨準省劄備奉聖旨指揮令某置司慶元府專一團結
亭丁蓋以亭丁擬亂急行招諭自此朝名措置未有寸暇今來
乃蒙省部諸司符牒紛來責令催督諸處州縣財賦竊照此事
有不敢奉命者五蓋諸處官司皆屬省部應干公移皆可直達
省部之尊正不待反借外司而後可行徒添轉摺有擾無益一
也究其本源蓋因舊來承平日久間有各處期限不應以本司
近在紹興間亦委令催其遠限今本司見留慶元道途隔涉愈

見稽違二也承平之弊每遇一事徧牒諸司互為程督繼又傳
生枝節反牒帖添差通判聽等處追督諸司責其違慢自此諸
司各以符移而歸之州州則合諸司之符移而歸之縣縣則以
以諸司本州之符移而歸之民極而至於民則無復可以轉行
推托之地家破人亡亂階由此今為何時尚循故習三也近年
文移大繁物極則反當此時艱人忠報復只如紹興府管下縣
道見有將帥司專人聚眾趕殺幸而不至於死者及有將催利
部吏聚眾毆打至於狼狽幾死者方今行事所宜審重四也時
事尚艱民飢無食一縷元氣在此數州急急保養猶懼不及乃
有不干本司之符牒日下本司者紛如平時恬不知變則其他
可知使人寒心五也載惟官雖有大小躰時憂國之心則同朕
雖有內外奉公守法之心則一知而不言其為負國是用不避
諛片謹瀝血忱百拜控申欲望鈞慈念時艱之未寧思民岩之
可畏自今痛革承平繁文之弊追復祖宗忠厚之澤應于各處
文移止行下各處正行干繫官司乞賜劄下戶部農寺提領財
賦所屬照應文書簡約民瘼再甦不勝國脉之幸所有某狂妄
潛言之罪乞早賜罷下施行某不勝涕泣伏俟罪之至都省除已
劄下戶部司農寺封樁安邊所各從所申事理施行外劄付本
司照應

申免驅磨慶元府財賦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朝奉郎監察御史孫嶸叟奏黃五月十四日

三省同奉 聖旨即文陳存更鑄一官下浙東倉司理筭制司

財賦錢米畢日勒回安吉州居住王安中汪大有錢牧劉嗣文

各降一官資並放罷內大有罷新任遇赦未許放行注授仍下

浙東倉司拘留委清強官驅磨團結省米上供苗米濟民倉米

濟東局米斤下之侵欺開具着落申取朝廷監索施行劄付本司

其照得陳尚書四月二十九日已行離任訖汪制幹預於四月二十八日先已隨司解任曾到本司辭去訖此外除劉司理本司先曾按劾申乞且留在任已準省劄從申外今準省劄行下五負數內所指拘留財賦官王通判錢僉判牒慶元府遵照省劄指揮施行但本取雖承乏暫為浙東提舉其見今置司慶元府實係本鄉既在本鄉實不敢驅磨本鄉郡太守帳目古稱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况邦侯此惟臺諫可以論奏惟給舍可以繳駁若身居此邦見任此邦而任責驅磨此邦財賦之利病不涉私茆之嫌則犯苛刻之譏將何面目立措紳間正恐縱是驅磨人亦不信具申朝省欲望鈞慈察特賜鈞判改差無干礙監司不係本郡之官徑自驅磨施行以昭聖朝行法之公以全小吏廉耻之節仍牒本府照應

第二甲

今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入朱紅銀一牌筒珠字記內引到令某照已行驅磨慶元府折苗錢米及交承錢銀器帳目具申事某竊照此事緣慶元府實係鄉郡見今時暫置司慶元府又係見任于鄉郡以鄉郡之人鄉邦之官而驅磨鄉邦太守之帳目人其謂何昨已瀝控真忱申乞改委欲望鈞慈檢照元申改委無干礙監司不係本土之官從公驅磨以昭聖朝公平之治以養國家忠厚之脉以全小吏知耻守分之節公私幸甚須至供申

第三甲

今月十七日申時準尚書省劄子入潛字號綠漆牌筒潛字記內引為本司申乞將慶元府吏黃浩改送無干礙監司驅磨本府折苗等及交承錢銀器等并根勘黃浩隱寄情節等事竊照某緣慶元府土人於區磨慶元府財賦委有妨嫌其黃浩等家

財已準省嘗備後省所申以本司有私改委轉運司說決不敢
再有干預兼運司所行一則曰追都承吏二則曰追都承吏若
本司果曾侵移一物一件則某當削籍投荒以為貪吏之戒若
無侵移則今日在運司猶前日在本司秦晉匹也何以卑哉而
動以追吏相脅今為何時有此曖昧不決之事欲望公朝
施行須至供申

卷之七十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八

公移一

紹興府

試院曉諭榜 咸淳六年庚午監試

竊惟靈於萬物而為人秀於萬民而為立綱常所賴以扶持國
家所資以共治自昔莫不皆然我朝允所加重三年頒詔與
郊祀天地之禮均寓東臨軒視冊拜公孤之儀等士生斯時而
應斯詔亦宜何如其自重哉義我其冠裳然率首嘿嘿就列各
奏所長以側耳鹿鳴之三章而安意丹墀之獨對士之自重固
莫不然奈何士之貴重歆艷者衆及其既久遂成雜糅而井滌
手敢乘時來入以撓群村鄙富民敢忘意乞餘而濫叨使刻苦
平生待聘一朝之士長廊寸晷既苦於橫目無籍之喧擊西風
走鈔復扼於鉅臭小夫之猿竊有識慨歎幾年于茲乃者恭遇

公朝力革斯弊及後祖宗三日連試之舊制痛懲市井一時
擾之囂風披沙石所以揀金去鷓鴣所以未鳳尾我士類孰不
忻忻况越為帝鄉恩數獨殊於博等士多魁傑文聲赫奕於方
今其能率先四方倍加自重以無負 聖天子所以崇重祚新
之意必矣何俟其贅禱况某見申妨嫌俟候出院亦可敢贅
然有舊遊場居之鄙見或可愛助冒昧稟聞某嘗謂我輩赴解
試便當視如赴省試省試拂明待門寂然無譁解試或夜半喧
呼先索其氣此以解省二其心而未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
自重如省試省試入門徐行彼此禮遜解試或排門填擁相蹴
至顧此以解省二其心而未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
省試省試見題就位即刻操筆往往未午了卷解試或雜聚嚴
前或紛走廊廡不亮日西至夜方寤此亦以解省二其心而未
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赴解試如赴省試則赴

又曉諭假手代筆榜

解試即赴省試氣象雍裕有開必先萬里脩程於茲發切其謹
之哉其念之哉他或市井游手村鄙富民尚敢不浚自有法在
其為士者謹勿預併乞台照某申稟

竊照士君子鍾扶與清淑之氣為天下第一流品平生讀書三
年待試近之榮親在此奉遠之致君在此奉之上之報答造物下
之利澤生民在此奉此一字千金不換之時也此足穀多財之
家平日驕我侮我者一日望我青雲之上羞媿俯伏之時也近
世乃有為微利所動者反為富民代筆撻取本身元有之祿料
而暗虧平生遠大之前程不曉何見其可痛惜世有富商大賈
一日失其本心者得乞丐人一二糖飴反及弃平生所有珍室
財產以予之攬撥乞丐為富人而自身情願受飢寒讀書人為
村人發解及第而身甘淹賤者何以異此越為帝鄉士風素厚

孝識素高固萬萬無此近世既多此風不容不僭及之其中粟
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元不相干為士者多貧雖至仕官尚苦困
乏惟為農工商賈而富者或為可慶最當知足蓋人若不曾讀
書雖田連阡陌家貨鉅萬亦只與耕種負販者同是一等齊民
而乃得高堂大厦華衣美食百人作勞一身安享不惟一等齊
民不能及之雖貴而為士至於仕官祿賜有限憂責無窮亦豈
能及之富室若不知足又當何人知足近來風俗不美富室間
不安分更欲揮金捐財假手代筆接竊士人科第盜取朝廷官
爵敗亂官箴賺誤百姓試且思皇老天肯否故人眾勝天之時
雖得熱鬧粗曠婢僕及至天定勝人之後終納敗缺喪敗戶門
有因一時僥倖之後狂圖交結至重費而敗者有因徂於為富
之故習貪黷犯賊而敗者有臨官不能處士書州不能動筆受
成它人為其所累而敗者比比皆然人苦不察耳然此猶以近
世之通弊言也今朝廷清明痛懲弊倖以清入仕之源前歲省
試前名覆試不中尚不沾祿徒然破家求榮得辱可為明戒今
奉又備奉朝省指揮應代筆僥倖者根究決配本州以人情給
解帖者將來覆試不行知通教官一躰坐罰號令方新斷在必
行預告富家勿討煩惱若知讀書之好若慕及第之榮但請福
上增修力行好事子孫必有讀書起家親擢科第者古人有言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某奉勸

撫州

咸淳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途先發上戶勸糶公劄

某濫叨牧養適值艱食對越一忱惟欲安富恤貧使彼此相安
而共濟決不敢從事一切抑價勸分置場拘數使富室或至規
避而吏胥得以並緣也然撫州米貴於斯為極乘時急糶足以
接濟鄉曲而利亦在其中否則價平復舊雖欲售不能而鄉曲

之怨亦歸之兩失之矣高明當不待多祝我守所係自有不容已於言者謹慈稟控伏乞台照

四月初一日中途預發勸糶榜

撫之風俗素以好誼聞天下近如饒止翁平價濟鄉曲諸孫皆擢高科登顯仕天下無不歆慕之況鄉之人乎撫去歲偶歉糶價漫踴貴官大室固多出糶乃聞間有利在增價客售各販反不恤鄰人之告急者又有尚欲待價未肯出糶忍不思取數之已多者然則好誼之風何在豈偶為利心所汨人苦不自覓耶天生五穀正救百姓飢厄天福富家正欲貧富相資來貴不糶人飢不恤天其謂何况凡仰糶之人非其宗族則其親戚非其親戚則其故舊非其故舊則其奴佃非其奴佃則其鄉鄰彼其平日敬我仰我者果為何賴今一旦遇歉竭彼苦惱無所措辦之錢博我後容儘可通融之粟此之糶與否彼之死與生君子

以仁存心寧不重為矜惻切幾孚體

四月初五日中途預納上戶四月十二日到州面議劄
某近二十八日嚴州道上預與專劄懇請發糶蓋民食到此急矣當沐孚允四月十三日度可到郡至日首在車後面叙殷勤切幾垂訪顯侯顯侯伏希台照

四月初十日入撫州界再發曉諭貧富升降榜

照對本賊被命此來專以救荒為第一事對越一念凜凜慄慄固甚欲恤貧亦甚欲安富昨到建德路上已作劄勸諭上戶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沿途探問入聞閉糶自若米價日增不知稅戶何以為心甚至聞金谿管下嘗有飢民群擾富室此固小民之罪獨非富室閉糶之罪乎本賊聞閉糶者籍捨掠者斬此辛稼軒之所禁戒而朱晦庵之所稱述兩下平斷千載不易萬一事有不獲已當賊安得尚從姑息而已乎今來姑

以富室之閉糶飢民之搔擾皆本職前項約束未到之先特於本職入境之初再此開諭併布心腹願與一州之人共集和平之福

一今與富室約不敷數不抑價不置場並不留片紙在官以貽將來吏胥按籍搔擾之患

右請富室念上天之福祐而富我者果何為官司之委曲而勸我者果何在乘此價踴頓數急糶種德無限得利亦多本職此來專一為百姓立而請命於富室富室不聽即以身歸而請罪於朝廷無緣敢一日強顏獨飽於飢民之上惟富室思之

一今與小民約官司既以禮勸富室富室必能以義救爾民爾民只得小心聽候告糶

右仰爾民當知貧富不同各有天命荒年方仰富室為

衣食父母不可苟生怨望富室之心安分忍耐此艱厄凶荒之後必有豐年他日尚要做人今日不可胡亂做事有犯到官决不輕恕未能救命反先得罪惟爾民戒之一急糶者富室也特糶者飢民也既不以文移滋吏奸則通此脉絡於公私上下之間者糶好請之士也

右請貴寓之賢學校之英鄉間若宄抱道未仕之彥各以天地民物為心各以父母鄉邦為念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之貧者以施行之未當事宜之未悉告為州縣之耳目不接者其所弘濟何可諭云蓋聞天之生人惟有愛人人眾不能及皆契天天定則又時加汰治凡其飢厄之歲皆其升降之機富室在豐年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怛而濟惠或頑忍而不恤室室之賢否分矣小民在豐年善惡未白也及至荒年

或堅忍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小民之善惡見矣賢否
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升降生人於斯乎決於是富者或
自此而貴顯或自此而禍敗此升降也貧者或飢過而
濕厚或官刑而滅亡此升降也天道指轉自昔皆然但
人生只見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自知若瞻之百年
之前要之再世之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貧富易位升
降曉然是可以觀天矣是當思所以契天矣此皆吾州
賢人君子之所素知更請推廣其記遍諭此意人心不
其相遠必有惻然動心者須至曉諭

四月十三日到州請上戶後再諭上戶接完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有餘而
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今
撫州不勸分而勸糶者曲躰富室之情也急謀貧民之食也

其言者有太守有愧也也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
實實而徒徇其睡情也也於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
恩富室而反為此種德也也之幸中太守有人心者也事
與心違而不布其失於境內也也其民愧益愧也
興言至此涕泗橫其將何以雪此愧也也雪之小民固不
能太守亦不能而能之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以雪之也米價
低昂今權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仰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
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
有此粟我何修何為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
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勤動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
死矣我安坐而奄有此粟者猶忍斬此粟而不之發又宜何如
其愧也奄以浴而桑生兕方產而乳生人民徧育於天下而五
穀生五穀為民設也民生飢死矣而五穀尚忍為我私是猶奪

之桑而不以飼蚕奪之乳而不以哺兒其有媿於天何如也生
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言子吾
孫此也雞犬相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詡
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已以子之而反騰價以困
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媿於人何如也自古治
日常少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又何富之可安自我
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入世世得生長於春風和氣中已未之
變亦幾岁岁賴我先 皇帝及元老大臣再安宇宙我亦遂得
再土此土宅此宅田此田日積月累以有此富是我性命朝廷
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保也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予奪皆在
朝廷雖貸我粟賦我財或甚而奪我富其何不可今朝廷遣官
厚以待我而我猶忍於自私其有媿於朝廷又何如也媿於天
媿於人媿於朝廷富室而只言及此恐亦涕泗交橫如太守之
媿發於中心而不能自已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為太守望此媿
不過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惠鄉井則可媿者立變而為可榮
可貨之盛事也官雖勸糶而我自勸分也富室而果有能此者
糶二千石以上太守自旌賞糶一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
已有官者陞擢此太守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
敢強也其州郡前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
前說也

四月十四日再諭元約不到上戶書判

官司既不抑價上戶自宜糶米其或米受剗米赴請者恐是一
位率於衆位耳儘自不妨但朝廷遣官急救飢民未入境時先
具請剗及既入境又自見饑孽滿野却欲早知各宅何日發糶
案備帖再差元投剗虞候稟聞各宅取發糶日分狀回報以慰
拳拳顛俟之心數自借貫却一切不敢問

四月十四日再曉諭發誓榜

昨當職在紹興府被命之初聞本州大飢而富室閉糶不勝駭懼即採訪於相隔千二百里之外發劄於未到二十餘日之先預期十三日到州交事即於當日禮勸上戶昨日十三已荷上戶如期到州面行勸諭訖臣元請只是在遠約莫非見在州縣按籍點請者比不過略請幾人面見一番囑其歸而次第轉諭耳安得人人遍及竊慮深村遠地未悉此意所合於禮勸次日再行榜諭通知米貴至此自當秉貴發糶官司既不抑價又何待勸其間好誼之家請自行曉潤以惠鄉曲須仰處處發糶庶幾飢民各有依靠不至遠山流散致荒田作若十日之內不糶者輕則差官發糶重則估額配三石在上一語必酬

四月十四日委官覈實諸坊廂人戶糶米曆

當職入境近城以來多有坊廂人戶陳乞給曆若果係

容不給其人或自可過活亦不容不審問本州元行勸糶均及舖家亦非易事也當職每見所在給曆有錢者計置廂分而多得無錢計置者合當得曆而反不得曆亦有固當得曆而父子兄弟一家正為團結亭戶各為保守以濟時艱團結之法合先有以養之司只今契勘各場未散本錢急先措置俵散不可拘守舊米弊例又訪聞亭戶本錢官吏不獨欺取於既散之後又上樓借於未散之先上下蒙蔽弊俸非一當職既以鄉人暫持卹卹其救艱難但欲力行好事不忍掩人不備陷之於罪若倉有欠速行補足先與明告却當差官點數文字纔足即欲散臨期或有疎失法所不恕

行移團結亭丁

本司備準省劄指揮專一團結亭丁訪聞舊例上戶不胥入甲止將中下戶入冊又是具文不曾從實結定迺相覓察以致近

日一番擾亂今仰不問上中下戶比同編戶一體置牌結保保
明十家結為一甲輪月遞充甲首應充甲首之戶常切告報同
甲之戶各各安心看業保身惜命度此艱厄再見太平如有生
事之人即時同共禁絕如其不伏即時申聞本場具解本司重
作施行一人身做身當一場無災無難如不申聞同甲坐罪上
戶本不與下戶同列聽令備丁私僕充之總統之權只在場官
一人每十日一次喚上甲首點名告戒若呼喚統率則在場官
各自審擇又安有勸而不糶者乎委曲一言會須臾應

專請樂安縣十提督牌

本職超資叨郡專為採荒人微寄重稟莫知措所望惟本州賢
人君子自相與出力為鄉曲計耳諸縣除各一面次第詢訪
富委其任責轉勸外惟是樂友一邑去州獨遠振應不易倍切
苦心訪聞樂安介萬山間每當歉歲卒至乏食所幸不通舟楫

境內之米少得淺糶外處尚且自救鄉里但常年官司雜糶止
及在縣市戶其在縣郭外以及四鄉實係辛苦農種根本之民
官司反不暇及蓄米之家遂得公然閉糶邀價吾民無所赴懇
使人惻然今歲艱糶最甚而本政又到官最遲惟有曲盡人情
期於貧富相安不勸分而勸糶不以官司提督而以富貴轉懇
不經吏手而本政親手接受文書之往來以此作急救民尚可
庶幾萬一今除縣內糶糶知縣照舊例勸分不必更改外其今
來本州行下勸糶正為郭外及四鄉五十四都飢民而設非得
士友之賢而有心力者相與維持家至戶勸則新官一旦之言
眾聽無從遽孚今採輿論分地札請

四月十九日勸樂安縣稅戶發糶榜

當職被本此來專以採荒為第一事管下五邑已一體榜諭施
行大約外數內樂安一邑又與它邑不同此邑僻在萬山不通

舟楫富家蓄米素無和糶獨有苗斛伍可以濟鄉曲在五邑中
最為樂土邑內風俗當政雖未能周知如出等稅家彰彰在人
耳目者已略得其槩如詹良鄉登仕則申於一邑四鄉者也曾
料院許道州曾季宏官人曾正則官人曾季同官人曾明伯官
人皆邑內蓄米之多者而中戶又不與焉如康元甫官人周叔
可官人則申於天授樂安兩鄉者如永豐湖西羅表教羅連幹
之寄莊則申於雲蓋一鄉者也他如黃景武官人暨景文景憲
景雲等官人四兄弟黃子光官人暨子六子忠鳳孫等官人四
兄弟及黃漢奉官人陳季升官人陳子清官人黃晉甫官人黃
信甫官人丘子忠官人鄧子清官人張彝仲官人張普鄉官人
曾季勳官人曾季崇官人鄭榮甫官人鄭憲甫官人與鄧甲頤
此四鄉蓄米之多者其餘當我未能及知除一白陸續採訪及
懇鄉官次第轉懇今來不以公移勸分而禮請名士宋即幹等

十員分鄉提督勸糶不以官司督促而以本心之所同然者往
來於文書之間不立官價不立官斛而一德蓄米之家隨時低
昂接濟糶戶凡此豈但為飢民之計正深所為富室計否則鄰
里憔悴啼號其門雖有粟又烏得而食或甚而飢民懷不肖心
羣聚頌洞富家又能晏然而已乎樂安文風最盛富貴者多賢
此理曉然正不俟當我察察言也且隨價糶米本未得為濟民
事也賤極必貴貴極必賤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此自昔謀利之
要術而富室正不當坐失機會之秋豈待官司勸而後糶如前
所奉三十餘家官民戶之蓄米者特奉所已知而言之其餘或
上能糶數百石或數十石隨其多寡皆合發糶出等戶不必糾
把中等戶中等戶不必推托出等戶米貴急糶各宜爭先可也
然此特取人情之常簡而易行者言之非敢以薄待吾樂安賢
士大夫也其有能於官司不敢相強之外自發仁心自行好事

自減時價直濟實惠活其鄉井者糶及二千石以上本州並量
其資品隨其志願特加旌賞或徑從本州借補充卽制司進遣
糶及一萬石以上本州保明具申朝省未有官者補官已有官
者陞擢此項已牒委提督官保明申矣其或吝藏如故長價不
已亦請提督密具姓名申及密差人探報當重作施行矣各請
字體毋忽然此為糶於本邑者言也又訪聞●蓋一鄉田產當
本邑三分之一而半歸於永豐湖四羅宅之寄莊羅大族也視
利甚輕本亦未嘗不肯平糶而其遠在樂安之莊幹捕其主人
乘時射利本邑雖不通舟楫而有牛田一小溪直透吉之永豐
一棹扁舟即泄界外實為尾閭雲鄉穀食則一邑俱艱食矣此
項除帖本縣請急移文羅宅查察莊幹井請其行下牛田偶保
出榜賞一千貫米給捕人籍莊幹嚴禁戢矣併合榜示
四月二十五日委臨川周知縣榜出刻發重榜

南塘饒宅位眾米多向米不早糶論詐者不一當職到任之初
欲先以札勸未敢輕易遽見施行今當職到已過十日開諭再
三明言十日內不糶輕者發廩重者估稅稍矣饒宅乃方行抄割
所居七十七都人口而延壽之七十六都七十八都長壽鄉之
六十三都皆是饒宅寄產去處到處人煙皆是饒宅佃戶又忍
於置之不卹反倡為胡說惑亂民情妄稱一都自了一都何饒
宅後生如林無一知畏天地知畏朝廷耶六十四年前戊辰歲
撫州亦曾大歉時朱晦庵之婿勉齋黃先生為臨川知縣奮然
言曰勸糶適足以閉糶惟發廩尚可以活民即日親出城至河
東謝氏莊問其因何未糶守莊者曰元糶價五百今欲增價也
勉齋即立價一百甫半日發及謝氏至前待罪勉齋曰汝不發
糶至勞知縣為汝作幹甲汝亟交錢去若別有倉廩卽以實告
我更親往償又減矣謝氏自此及糶鄰邑聞風相應歲以無飢

今日南塘之饒即前日河東之謝知縣仁者之勇又豈減於勉
齋哉請即驅車親詣南塘將被訴最多之人英一官人英三官
人兩位照黃勉齋例減價發廩不問鄰里之遠近一切普果諸
位請自次第出糶不伏者亦如之縣事請縣丞暫權回日仍舊
饒宅有拒命者徑與封籍解州

委周知縣發廩第二榜

南塘饒宅米多糶少又不恤寄產之鄰都坐視租佃之飢餓已
請委知縣躬親發廩矣昨本縣申到陳孟八官楊茂五官陳茂
三官三家不糶本州除已差巡檢躬親前去封倉外今併請知
縣就路與開倉平糶兼訪聞長壽鄉六十三都地名源頭焦陂
陳孟八官人米穀在門首之左右廣西鄉六十九都地名竹山
口張曾十翁米穀在舊屋其男張紹一郎米穀在閔源新屋廣
東鄉七十一都地名上嵩余靖一官人男及同鄉余七三官人

各有米在本宅廣西鄉五十六都地名楓塘楊茂五官人亦各
有米在本宅皆未肯糶教內張曾十翁至為人鏟榜呪罵落地
撒擔鐵枷可想民怨矣此項并請知縣就路行覈實一射令其照
查監稅陳省元李省元等價每貫會糶米二升穀則倍之不惜
願者發廩拒命者封籍迫解當取本心只欲安富卹貧彼此相
安元約十日不糶者發廩或封籍今已過十日之限矣富而恃
頑不恤飢民不從禮勸者若不嚴行是富者愈橫貧者愈困何
以上應 公朝差委之命近來吉州太和縣人姓章名庚因長
米價為雷所擊見立碑太和廟前本州因崇仁饒縣尉為富不
仁屢勸不率亦已差旗軍統領追請矣况無官等戶凡尔富室
各請自愛知縣為民父母只得就此一番出郊賞罰兼行鄉落
遍勸務使不拘現錢不限鄉都處處如此近一貫三升之價方
可為民奏凱回縣鼓琴詩不云平陂蒂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麥勞已以就民也他日將有指知縣之旅寓屢甘棠之歌詩者勉之勉之

委周知縣發廩示第二榜

知縣親行發廩一出經旬徒御亦良苦然吾民則樂矣遐想所至黃童白叟日滿車下伸眉瓜掌以伸得食之謝知縣亦必欣然內慙忘其為勞苦也去歲撫州之旱臨川為甚臨川之旱北路為甚東路林麓皆已成知縣蔽芾之陰矣其路二都如前坪之王宅庫僧米斗二百足梁岡之鄒郎吳郎郭頭之王秀才邊之諸陳米斗二百四十足四都如羅湖之吳乙官人許百三承事米斗又皆二百四十足雖曰出糶飢民何處得許多錢以糶之然則得食者能幾人欤五十八都如管頭之何和尚古樓岡下之梁八秀才每其一百八十雖曰差減而碣頭之孟宅庫則二百二十矣六十都如黃墓岡庫之黃秀才雖減十錢如新坡

之劉平二郎樟橋之陳千十公則又二百二十矣五十九都如葉慶二官人出榜每升三十固為知義而葉十九官人為奴僕夾雜罷穀每斗雜白單五何不察也如城塘之吳承事出榜每斗減錢十五固亦為知義而前坊之劉礦坑之胡榭山院前之吳皆百八十何不相儆也五十五都知冷水坑之危官人固為略減而大橋之李亦尚一百九十也東路北路之飢一也東路荷知縣一行皆已一券三升聞風競糶北路如就家枉駕所向榜諭有不率者亦發糶一二庶幾北路飢民無矣獨遺我之怨而百里同風矣旅泊日久天暑向炎其懷不能已借以所聞告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庶幾均愛焉齋讓二掇遙寓奉盃相屬之意頌略感荷驪聲還婉美勉齋尚當迎馬首稱賀也

五月二十五日委樂安梁縣丞發糶周宅康宅米

樂安荒政賴局官提督官盡心已見端緒聞數內愧仁周九十

官人龍義康十六官人尚未從勸甚至中內餓死之人鄰都謂
責有所歸非我之咎惟歎息而不及救此等吝執既非鄉曲之
所能勸若不以官司行之將立而視吾民之死乎本縣梁縣丞
廉介自持士民信服帖委前往各家監令照本縣見行市升平
糶價出糶價將愈平富室反失機會矣如尚吝執不伏監糶即
請飛申本州別作施行朝廷差官救民地皆非所暇恤案只令
備榜隨行仍差慶候一名前到丞廳隨直催守

六月初一日勸稅戶陸續賑賑

糶榜

照對荒年勸糶不獨為貧民求飽亦正是為富室求安本州今
春飢民數數勢亦可慮近荷寄君稅家減價出糶遂得帖然闔
郡上下皆當知感為寄君稅家者近想得知遠處聞或不得自
安而此幸得安亦必內慙於心而私自慶矣但六月一月是為
青黃不交每常大熟年分到此六月亦自艱難何況今年古人

有言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萬一救不到頭何濟於事自今官
司州縣局官提督戰事與夫發糶之家到此尤當極力接濟以
全人和以迓豐年切不可有一毫玩弛之心行路百里者半九
十為山九仞者虧一簣當取不勝過計之憂除已具申朝省推
行糶米上戶賞格及躰訪遠鄉間有閉糶中止之家節節不住
發廩施行外所合備榜州前併榜帖諸縣再行勸勉

六月二十日委樂安施知縣亭祖發糶周宅康宅米

本州飢民已荷上寓富室次第發糶小民賴以全活今新稻亦
將熟矣獨樂安縣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人兩宅米最多而獨
不糶為其鄰甲火佃者多餓死就兩宅中又獨周宅為尤不可
勸勸糶提督黃省元代之哀痛至誓吳食素者兩月而周宅不
恤也至反申縣誣其搔擾本州遂差本縣清官梁縣丞前去監
糶令又訪聞縣丞極廉而兩耳目之聰明一旦無以勝吏卒之

奸縣丞初欲先到周宅其見已定聽司乃硬押轎番先至康家
遂致周官人先期搬藏米穀欲以空倉虛曆欺瞞縣丞稱為已
羅本縣契勘此事非知縣親行不可近臨川管下亦多不羅周
知縣照黃勉齋為宰日親行出鄉發廩故事周行一月到處發
廩小民方家家得食日全青黃不按民命死活只在此數日間
帖請樂安施知縣痛省騶從即日單車躬親前去周九十官人
藏米處坪上莊四背莊竹園裏莊上巴莊東坑莊陳城渡黃細
乙家莊饒辰家莊南埭莊焦坑莊丁陂莊康材莊等處根括斛
米疾速應羅仍請提督黃省元為民命忍耐莫避仇怨同行指
引以救此一方民命如違即追周官人赴州其樂安縣事帖委
鄰縣廉明之官崇仁縣丞趙兼僉即日前去暫權候施知縣監
羅了日回任即請趙縣丞回本州會廳分帖仍各差虞候催行
又再委施知縣榜

撫州稅家無不乘貴羅米樂安周宅乃獨深藏到今豈其雅意
正為青黃不接救民之地耶今施知縣領九天之命為百里之
君乃觸暑入鄉為周官人代行幹甲之職親行羅米實前此所
無之事在周宅亦不勝其榮矣乃聞一境小民過疑周宅他日
相害寧忍飢餓不敢羅其米又聞所委梁縣丞不甚振職日飲
周家之醇酎晝卧周宅之涼床若果如所聞民將何賴本州呂
府判專為救荒而來甚欲一到樂安近以知縣自行任責故遲
其行今為何時尚可擔閣帖催知縣行司如本州近委同羅之
官不能任事及一境小民疑畏周宅而不敢羅米請即飛報知
縣朝有報則府判夕起程當日周宅將見封之米並行普散與
鄰近之民周家他日安得人人而治之鄰近小民今日若與速
羅尚可使周宅得錢是亦為周宅之計周宅不應反怨羅米之
鄰也榜知縣行司仍帖權縣速遞任一日申

六月三十日在城粥飯局結局榜

本州當倉庫赤立饑年蒲野之時荷謝衆力造飯救民此是逐日挨排約至六月天結局廩乎常恐不繼今六月已及錢米亦足恰亦荷謝天地早禾已熟米價頓平百姓小民到處可以起飯此時真可結局矣但恐窮民每日喫見成飯一旦失望今於結局日喫飯了更與各給路粮使之回家趁熟

一年壯人不問丈夫婦女每名並支米二升官會一貫

一孤老殘廢之人每名支米四升官會兩貫

一孤幼小口比大口例是減半每名支米三升官會一貫

右各局不官躬親到寺待各人坐地喫飯勿令起身先次面問審實聽從抄列訖然後遂名就坐處以俵前所錢米仍仰監局兵彈壓不許喧譁受領訖八次第發過出寺其監局造飯將官兵士與各寺同共造飯備行火頭別行支搗

七月初一日勸勉宜黃樂安兩縣賑糶未可結局榜

照對本州勸糶實取祭富家巨室之事應千勸糶官吏及提督寄居士友人人危懼當戒為遍申諸司及一州省遂各得展布自尽一州賴以存活惟是倉司尚猶虛帶未曾申明遂致橫布袋無詞主狀果有訴及一巡撫等當戒已申乞追上詞人審實甘與同罪矣今來契勘樂安宜黃兩縣管下多不種早禾率待九十月間方始得熟見今勸糶猶是青黃不接之時未可便行結局訪聞大姓上戶買游士以假大義分譁幹以愬需受伺候倉臺乘機投訴必欲統敗見行荒政除已具申提率使臺乞賜照應外所合備榜各縣通知

六月二十八日禁造紅麴榜

米所以救命酒止於行礼一日無食則死百日無酒不妨故古先聖人拳拳於民食至重酒則除祭祀奉親外餘皆禁而不飲

後世官司以酒為利縱民飲酒糜壞米谷此已大闕世道然所
壞者猶止秣米耳撫州風俗多飲紅酒不獨醞釀秣米又會壞
食米為紅麴此事最害民食然間猶境內之用耳臨川崇仁接
境一帶如白虎窠如上城如馬嶺如航步如眾湖等處專有一
等麴戶壞食米為紅麴公然發販與四方民旅如衢州龍岩遍
賣鄰路之狀是絕本州百姓之性命以資四遠無賴之徒等其
為不仁莫此為甚然在常年喫了飽飯不知天地不顧粟種猶
可誘為習俗之常今經大荒餓死無救今獲存者皆是更生此
時而不痛華又待何時備榜五處仰麴戶上畏天誅下畏官法
日下速行改業別去營生仍仰都官保正鄰申各行嚴戒齊察
如有故違定行徒斷中沒圻屋移徙立賞錢一千貫十八界許
諸邑人捉造麴器具併見造新麴到州告首即時支賞後於犯
人名下追解其餘諸縣分帖請頭行禁嚴

第二榜

到處州郡皆靠酒息又比元額近年增添獨撫州制於抱負酒
戶總一箇大州府只納得百來貫錢無他郡十分之一又是二
十年前之額今時酒價比舊增多少而納官獨無分文之增是
撫州一郡利源全歸酒戶縱不得此百來貫亦初不計利害今
酒戶反敢頡頑驕傲恃此身為官司赴辦之人動輒群到官司
喧闐本州近以大荒之後米谷可惜自於城外六七十里航步
等五處禁運年販洲外州麴戶壞米為麴於在城初無榜文於
酒戶初無妨礙乃亦與麴戶平日人情稔熟之故成群到官橫
身攔截欲借酒戶官錢之名求免麴戶私麴之禁酒戶自擅州
郡之利州郡未嘗仰酒戶之息果何所恃而自認為驕子耶罰
不及衆蕭必達為倡首之人疎長枷斲錮身引押下會麴壞米
地頭白虎窠上城馬嶺航步眾湖五處各示衆一日取各處鄰

保及兩都都官已號令訖狀申如酒戶向後再有紊煩定取會鄰州二十年前酒額此對見今酒額照例增錢

第三榜

紅麴壞食米撫州經此飢荒人得更生之時合盡照金谿縣例以麴麴為白酒昨緣請於寄居尊上程帥參故於在城酒戶略開一路而特禁材市造紅麴之家今在外者未必皆及依官司之禁而在城者反先犯官司之禁自早米新熟會造已及一月酒戶若了自店之用儘已有餘却又代為村市多造公然販出城外如此則是本州之禁材市會造專為在城酒戶等一網斃盡利源之地而於愛惜食米初未有益也截自八月初一日為始並不許酒戶市戶等私會造紅麴如有已會造者須於三五日辟灘了當莫留遺蹤初一日以後有造者並照村市已行約東賞錢一千貫許諸邑人告首犯人重斷移徙仍榜九門自此

五日為始並不許人搬販紅麴出城有犯並根究會造之家照前項約束施行門頭守把軍人隱蔽縱容重斷開落各糧

七月初一日勸上戶放債減息榜

近據晏府新恩劄狀稱本州上戶放債取息有至合倍以上者乞行禁戢當取讀之駭然或是去秋大歉小民必是無可還債今年春夏飢餓必是債上無清以若因稍熟上戶便欲一頓對合取償則小民今歲之吉事甚於去歲之荒矣是雖存與獨閣可也但念其貧富相資止代相聚不敢行官司一旦直截之令反絕小民他日求債之門先布腹心曉諭上戶上戶若非讀書與家亦是積德致富義理所在其誰不知請自今脫去凡近致身廣大念性命本同一源知人我本同一體財貨不過外物貧富又必易位將利債痛減分數許鄰佃量力漸還種德無窮永保富厚如或故違則有法在

詞訴約束

照會當取已入州治合受民詞今預期開列約束下項

一詞訴總說

訟乃破家滅身之本骨肉變為冤讎鄰里化為仇敵貽禍無窮雖勝亦負不祥莫大焉但世俗感於一時血氣之忿苦不自覓耳撫州禮義之鄉何有於訟近亦間負坦筆之謗識者固羞之況當飢歉之餘正宜省事之日譬如病後將息為上又豈人力爭訟之時惟是當取德薄不足以任教化之責恐或者未能忘訟勉為依例門放以通民情

一詞訴條畫

不經書鋪不受狀無保識不受狀過二百字不受一狀訴兩事不受事不十日不受告訐不受經縣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實不受披紙初布初自毀咆哮故為張皇不

受非單獨無子孫孤孀輒以婦女出名不受應受者隔夜拋箱當日五更聽狀並先立廳前西邊點名聽狀了則過東邊之下

詞訴次第

國家四民士農工商應有詞訴今分四項先點喚士人聽狀吏人不得單呼士人姓名須稱某人省元其為士而已貴與蔭及子孫有官用幹僕聽狀者隨附士人之後幹僕却呼姓名然須有本宅保明方受士人狀了方點喚農人須是村鄉種田務本百姓方是農人農者國家之本居士人之次者也餘人不許冒此吉善之稱農人狀了方點喚工匠應干手作匠人能為器具有資民生日用者皆是工匠狀了方點喚商賈行者為商坐者為賈凡開店鋪及販賣者皆是四民聽狀之後除軍人日夕在州有事隨說不

須聽狀外次第方及雜人如伎術師巫游手末作非謂
器散牙僧舡稍妓樂岐路幹人僮僕等皆是雜人此外又
僧道亦吾民為之然據稱超出世俗不拜君王恐於官司
無閑官司不欲預設此門

一詞訟日分

自六月為始每月初三日受在城坊廟狀六月初三日私
初八日受臨川縣管下鄉都狀十三日受崇仁縣郭及鄉
都狀十八日受金谿縣狀二十三日受宜黃縣狀二十八
日受樂安縣狀自後月分周而復始其有不測緊急事自
不徇此限但常事不許挾緊急為名

樂縣尉絕戶業助和糴傍

故南城縣尉樂迪功名誼初在南城曾求錢氏嬰兒為子兩歲
而夫又嘗求幹人徐順十歲女聖姑為養女改名妙聖今亦已

嫁人縣尉嘗娶妻而中休已改嫁江東饒運幹縣尉子然一身
身死即為戶絕死後其族姪文郁嘗自立其子惠孫欲追繼錢
氏兩歲之子其養女妙聖亦嘗冒稱縣尉親女兩歲未成殤既
無立後之法幹人所生女難名本官之親於是其家蕩無主者
外親內族下至幹僕紛然搶攫數世之積一旦而空其族初以
聞之縣縣不敢問本縣繼以申之州州亦不欲問及眾忿不可
遏群訴於州本州委司戶吳兼僉檢校徒有屋柱存焉耳雖司
戶曉事遂漸挨索所謂存十一於千百竟何補哉此樂縣尉戶
絕之大略也在法戶絕惟當沒官本州念樂氏乃侍郎名史之
後侍郎為撫州在國朝破荒登科之人亦江西歐曾諸老未出
時先以文孝顯名本朝之人侍郎之後雖不止縣尉而有官有
生計尚惟縣尉若盡沒官亦何忍哉今為繼絕以其餘者沒官
以其沒官者為鄉曲誼事庶幾兩全耳繼絕之法當以親論拖

詳樂宅宗支自五世祖名友諒之下凡三位樂十官人一位也
樂十一官人一位也樂小二簿與縣尉共一位也主簿先絕今
可為縣尉之後者惟十官人十一官人兩位耳十一官人生兩
子長文郁長者法不出繼次困已繼主簿所可為縣尉之後者
又惟十官人一位耳十官人生三子長文煥長者法不出繼其
第三人不學而開染店就此位可立者又惟中子名文炳耳文
炳雖年已二十五歲雖亦失學而粗能書寫略通文理不獨於
本位為親亦視諸族為優公立文炳以繼縣尉之絕照條三分
給一至二萬貫而止以田產屋宇山蕘等物雜產牛畜通計價
直而給之此外有公廩等物文炳多開一世服屬已盡又年已
三十八書寫不成字當與長保明與文炳同到官今既不在
合立之數量撥一千貫以給之喪葬於條撥五百貫今時異事
殊物價工作皆貴兼樂縣尉身後可念與增給至一千貫凡此

於戶絕均給之法多給一萬貫內妙聖既為養女縣尉別無親
而鍾愛之順其生前之心給一萬貫本人已曾佔田產據銀器
却與比折通算內樂困者元與縣尉同戶而元亦係繼絕法無
平分除縣尉在日已給外計與給五十貫文郁曾以其子惠孫
為縣尉之孫知其不可來自引以此有識者也謀繼不遂特給
三千貫困與文郁既給則十一官人位下均及之矣文炳既立
紹家業二萬貫其親兄文煥親弟文明本不可再望然均於縣
尉為四從姪縣尉絕而戶產分寧無獨遺之憾文煥文明亦各
給一千貫如此則十官人位下亦均及之矣既用繼絕之法又
用均給之法待即有靈亦知官司於樂氏無負况縣尉乎此外
沒官夫復何說然官司非利之也三邊未撤戍和糴不可免本
州和糴者四縣與建昌軍以四縣應和糴土產人力大略相當
前官失於申明糴數乃數倍於建昌譬之舟載非力勝矣民之

困苦亦難言矣本州近雖以阿鄭三鄒譚胡等莊沒官充軍餉未蒙比折減羅申請於上而羽言未必及效目擊民瘼朝夕痛心今姑以樂宅沒官之物少寬之內椿到元米二萬一千有零鄉石禾一萬一千有零梓及今年新租及索到被搶銀器二千二百餘兩金器三十二兩并見錢會子並責付引監本宅幹人羅米以充和羅候見數日却以將來拋降羅本計筭若可招羅湊足則竟與免數派或尚有欠少則作割分致上戶以及免中下戶價既比常年特增數又比常年特減亦是寬民此係寬今年和羅者如此其沒官田畝雜產就將樂縣尉水次一莊立為和羅莊自咸淳九年以後歲收所入除合苗稅外並補助和羅派數以寬衆力此莊既立將來豈無只念遇機會撥添者此係寬將來之和羅者如此此外尚有玉帶一條恐是樂氏先世舊物兼幹人亦難責其倉猝變賣特給還繼絕之文炳其喪葬錢一項恐物業難於一旦交錢又新租已充和羅猝急無可支用亦合將錢會金銀紐計付之但須發葬有期責付最親位樂困省元主張文炳同領辦事方可今即付之恐或他用耳樂宅四幹人計置獄吏會子李宅幹人計置獄吏鐵器並勒具引監并充招羅助入和羅山林旁柳雜產勒四幹具數引官牙點踏估價通計實數以憑撥付立繼者均給者沒官者各置干照收執備榜州衙及市曹通知候見數目撥定申諸監司照應其各幹侵盜主財情罪別呈斷

招羅免和羅榜

照對本州稅戶之困於和羅久矣然三邊未撤戍和羅無可免之理且朝廷初立官價何嘗虧民特以時異事殊鄉價每增而官價如舊又湖廣綱運路遠押官必多求加耗遂致人戶不能無重費爾當取糴以非才竊食此邦日夜思所以救此嘗力申

裁減不從遂以樂縣尉戶絕見管米并索到各幹侵盜金銀器
等責令交賣湊添糶本自為民戶招糶一年全不敷派方措置
間又再準運司於元汰七萬二千五百石之外增汰通作一十
萬石糶數既增難及招糶今除元汰下七萬二千五百石自照
本州已行將樂宅錢米照鄉價湊補及多方回糶以寬民力外
所有運司續添和糶二萬七千五百石本州既無力可併招糶
只得照官價汰糶然今年既增糶數比去年三停加一則人戶
去年糶二百石者今年合糶三百石今來本州既將元數招糶
外則續汰之數不惟比去年不增又更於去年元汰之數再減
十分之四以寬上中戶其常年所汰下戶則並與免汰庶上下
皆寬本州稅戶須仰節朝廷和糶餉邊正為內地安靜之計家
國一躰痛癢相關正足為民非是屬民見今科撥已下取運將
到數目既輕速了為上官司既不比常年多糶則稅戶亦不可

此常年違誤切宜孚體

起管糶榜

管房損漏兵官不得替移霖雨經時有司先葺管寨此國法也
本州軍人無屋可住者十居八九稅債居止既費房錢軍民雜
處動或喧鬧當戒心甚念之近行下諸管計料本寨中以一家
有三四名軍請者可以併住具說良是以本司費用不敷也然
恐家口既眾苦於窄狹今有一家三名者可起屋兩間父子一
家兩名及一名者却各照舊止起一間春兩方與宜急為計案
即喚各管軍頭筭計定數定限來日吉日責錢付工匠作頭交
領責限分頭早辦仍榜諭通知

咸淳六年正月旦曉諭於天說

照對本職非才承之不能一毫有補於民每五鼓行轎率見街
市挂天燈供天香以為欣喜蓋人知敬天何事不善此本州風

俗最好處今當歲事更新敢演敬天之說告

一日月星辰風雨雨露皆是天

凡皆顯然在目名曰造化以長我育我又生五谷蔬食以活我注命若使有一欠闕我便無以為生於此無一不敬方為敬天

若拜祭塔廟迎引社會枉費財物等事皆是信邪造罪即非敬天

朝廷是天

天生太祖皇帝以仁立國今我皇上恭儉厚下凡前代嚴刑重斂遊幸土示調遣征行干戈爭戰擾民之事一毫無之上自堯舜方見本朝我生何幸得在今日此等恩德將何以報又其行事皆是代天如立條法是禁姦戢暴使我歸善如取官賦是養軍衛邊使我安樂於此知慚知

愧依公服理以上體朝廷使天下長長如此大平方為敬天

若自逞雄豪不有官法皆非敬天

父母是天

天生萬民生生不息故父母之氣便是天之氣父母生我父母便是天自父母又分為兄弟宗族內外姻眷無非此一氣於此能備盡恩愛方為敬天

若為財物所昏為血氣所使一有違忤皆非敬天

自身亦是天

人身四肢百骸皆從鼻息取天之清氣以能生活如魚在水以水而活其理一般故凡我之舉動言語非我自能之也皆天也至於人之一心又為一身之主虛明知竟名曰天君我率一念人雖未知此心先知即是天知人必先使此心端正方為敬天

若起念害物或欺心瞞人皆非敬天

右請因平日敬天之心新年更推廣敬天之實風俗日美長享
大平不勝幸甚

咸淳九年正月再諭敬天說

照對本職每見吾民五更早起點天燈燒天香不勝替喜去年
正月初一日因作敬天說就行奉勸近來風俗尤好詞訟頓稀
年穀豐登疾病不作此皆吾民敬天之效可賀可賀今年又見
新正新者作新之時正者正始之日天澄煖燿天香紛郁神明
在上此心肅然邪念尽消耳目聰明四肢百骸亦皆輕爽此時
此心直與天一豈不樂哉吾願吾民而今而後自正月初一日
至一年三百六十日自天燈天香至事父母友兄弟處宗族接
鄰里應干交財買賣諸事百為此心常新此心常正此心常敬
天明明上天隨處照臨則吾民自作多福長享大平其樂亦無

窮矣謹因新正再此奉勸
憂吾民敬神之心不的
化莫測故名曰神若與人相以可與人接則非神矣今世俗不
以天神為神反裝塑像像有手有脚不能牽動亦名曰神此尚
不得與人為比豈得謂之神哉且神者生我者也養我者也此
真神也我賴其造化皆由恩當報故宜敬之泥神者待我捏
成者也待我供養者也此泥神也反出於我者也何恩
可報乃以敬之楚國語云民匱於祀此言楚俗淫祀因此匱乏之
吾州舊亦楚地其以泥塊為神至於鑿竭家財作會祭賽至穢
弊然也兩年以來已荷吾民信行當哉之說專一敬天不祭邪
神災害不生闔境平安深恐當取去後把捉不牢自信不過又
祭邪神則所謂敬天者有名無實有始無終不究諄諄預此再
勸當取春莫官滿即歸明年正月一日不及勸吾民矣故不勝

拳拳無窮之祝謹聽毋忽

燒划船公帖

傳九二故違約束鼓集惡少划船迎神為生事害民之端從輕
勘杖一百編管鄰州詞人自便仍帖三廂索上神廟僧寺人戶
划船並赴教場十六日焚毀帖諸縣一躰施行

逐發源注疏人出界榜

當職昨日出迎詔書見文昌橋上貼發源廟注疏印榜此必有
師巫廟祝之徒來此騙脅吾民帖三廂官徧在城內外揭毀其
榜搜逐其人限一日取肅靜狀申外四縣帖請一體行若客店
停着者杖一百或本州有為之道地幹緣行疏首徒斷移徙榜
示州前仰吾民各自敬畏天地羞養父母遵守國法世界道理
不過如此若捨此不顧反信邪費財奉事泥塊必罰無恕

咸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

二月十五日勸農勸種麥也此州縣自古之所同也八月十五
日再勸農勸種麥也此本州今日之所獨也何天下州縣皆不
勸種麥而本州獨勸以天下百姓皆種麥而本州獨不種也本
州百姓何以不種麥以不曾知種麥之利不曾受不種麥之害
也去歲大旱今歲米糶百錢一升餓死者無數其幸而不死者
亦曾吞飢忍餓或典田賣地或生錢做債或乞替告糶皆是寒
寒冷冷拖兒帶子奔走道路立在稅家門口含淚哀告喫盡萬
千苦惱方纔救得殘命當來若曾種大麥望着四月便飽喫麥
飯何至受許多苦惱是我本州百姓今年曾親受不種麥之害
矣既曾親受不種麥之害便當急圖種麥之利種麥之利爾民
未知今太守為爾言之每年春夏之間舊穀既盡新穀未種天
特生麥以濟缺之使爾人民喫此麥飯種此禾稻循環接續常
得飽足故農為國之本麥又為農之本是麥之功甚大也大凡

種稻須用凍耕熟耘須用露躡塗足惟麥則不然及秋而種天氣未寒初夏即收天氣未熱種於乾地手脚不沾泥水鋤塊而作孔亦可種犁地而撒子亦可種是麥之事甚易也近世有田者不種種田者無田爾民終歲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種麥不用選租種得一石是一石種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麥得當初夏無人入山樵採之時可代柴薪是麥之所收甚多也其功既大其事甚易其所得又多麥之利如此不知爾民何故不種或謂本州不宜種麥太守竊謂不然一般天時一般地利未說天下世界且說江西其地十州皆種麥何故撫州獨不可種撫州外縣間亦種小麥可故臨川界併小麥不可種或謂撫州近城多是沙地故不可種太守亦竊謂不然麥宜高燥山地皆種山地何嘗無沙且沙地只是滲水易得水乾今繞成既成盛水種種何為不可乘高種麥太守為爾再三思量只是撫州田上

出米多常年喫白米飯慣了厭厭麥飯以為能飽既不肯種不肯種祖父既不肯種子孫遂不肯種聞有碎米尚付狗狗况麥飯乎然此不可之大者也夫生二麥以為糲糲之本而爾農棄之乎麥踏四時最得中和一氣而爾農棄之乎自古聖賢皆勸種麥而爾農棄之中貴為天子尚且嘗麥而爾農棄之乎尊如宗廟亦必薦麥而爾農棄之乎貧者尚殮糟糠而爾農棄麥不食乎荒歲尚食草根而爾民棄麥不種乎今夏艱食固是受不為種麥之害去年大荒亦未必非不肯種麥之報常年享了快活故不肯種今年新經苦惱何可不種今告爾農連羣合本早糴麥種及時多種無力出境糴種者田主助之既得稻熟又得麥熟貧者可以飽足富者可以免擾田里相安即是太平太守不勝苦切勸諭之至

咸淳八年春勸農文

每歲二月朝廷命郡太守勸農於郊以民生性命在農國家根本在農天下事莫重於農故切切然以此為第一事近來反因歲歲講行上下習熟視為文具今太守是浙間貧士人生長田里親曾種田備知艱苦見撫州農民與浙間多有不同為之驚恠真誠痛告實非文具願爾農今年亦莫作文具看也浙間無寸土不耕田壠之上又種桑種菜今撫州多有荒野不耕桑麻菜蔬之屬皆少不知何故浙間終無雨便車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去年太守到郊外看水見百姓有水處亦不車各人在門前閑坐甚至到九井祈雨行大溪邊見溪水拍岸岸上田皆焦枯圻裂更無人車水不知何故浙間三遍耘田次第轉指不曾停歇撫州勤力者耕一畝地不耘人守曾親行田間見苗間野草反多於苗不知何故浙間終年常辦糞土春間夏間常常澆壅撫州勤力者耕一畝地不澆草在田懶者全然不管不知何故浙間秋收後便耕田春二月又再耕名曰耕田撫州收稻了田便荒版去半見五月間亦有人耕荒田尽被荒草抽了地力不知何故雖曰千里不同風撫州不可以浙間為比畢竟農種以勤為本古人有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農夫鹵莽而種之天亦鹵莽而報之此理安得不同想爾撫州穀米價平不知艱苦不將為事去年春夏間農種百姓也喫了些言今年若不肖懼何以契天太守自知德薄言輕勸人不行去年特地勸種麥爾農尚不肯聽今春是常例勸農爾農又何緣肯聽但上下一體休戚相關爾農若欠飯喫憂責尽在太守是不容不痛告幸爾農思量去年分外爭氣自今勤謹上契天心陸續豐年大家安樂不勝幸甚

咸淳八年中秋勸種麥文

太守去歲特特勸爾農種麥爾農何故尚多不種或謂田主以

此皆不容不勸者也太守兩年在此雖無力及民然與爾農曾
共荒年今次勸農又當官滿將去言語不責苦切爾農可自思
量

夢溪黃氏自批分類卷之二十八

夢溪黃氏自批卷之二十八

公移

江西提舉司

第一

舊職偶叨誤選轉轉各司又以小官不容辭免今既兩月深恐
稽違得以八月十一日隨勉拜受權行管幹退惟才疎智淺何
能而可逃責惟此一州五十六縣同官悉心見教別具單劄
稟求外仰本司預期閱報所屬照應凡舊例啓劄一切蠲免但
各以取事及人才之賢以民生之休戚親書徑說毋事文談
客位榜

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之進在薦舉當職平生不求人今亦不
受人之求自到無州應大小奉狀並先奏告上天然後望闕拜
發今此乘授奉司取事竊恐外州同官未知或循習舊比偶有

干請仰書表司先青罪狀應遞投下書劄並須先問來歷是不
是求奉不是求奉方可坵呈如挾書求奉而設坵已書表司斷
杖八十其干請之官平日雖賢坐此一失亦斷斷不奉備榜客
位仍轉牒所屬通知庶免違誤

免專人匣子公文

州縣之不可為專人害之也專人之不容不違匣帖之違限激
之中匣帖之不能不違限匣帖之繳費阻之也今請諸州
主管官及五十六縣知縣各書自奉在回盃四箇盃面刻某州
某縣施文字盡於其傍刻某月某日發其月某日到主管官
則總在州諸縣匣帖入匣知縣則總一縣諸縣申狀入盃縣道
之不近理匣帖者州縣人既總或州縣附近無之不近縣道者
則遣人送之各縣附送附本州之直州人當戕每
日之區盃到當面投下知匣匣面書我以期彼此相安無事

夫體此區區毋自違誤以取事集則在州縣之同官本司特於
該應之邊邊上書人才無分次第一盡請主管官取在州官脚也
狀知縣取在縣官脚也此先次入以應頭限本司惟務省事
國家之法入以應頭限本司惟務省事
徑以此北榜諭通

抽回專人

詳帖請州縣各官任責自置認毋自立信限某限解若干某限
解若官本司以厚待士大夫諸州縣同官一洗舊弊毋落吏手
自誤取擾而一切以至誠與本司相守應于日前專人並引抽
回除程一日定到後至者斷逐各處義倉米牒帖各官依實具
身管責限神符父自行置毋供申一日先具遵稟人所書自承
盡于附遞到或有差吏在外者違此不問此單所具諸縣一體
牒榜各縣分帖便各備榜縣前通知

小役大役者保正也。小役者大小保長也。所在保正有事多是
衰率大小保長之錢以應縣吏之誅求則雖名小役亦重役也。
向也上戶充大役小戶充小役家有一二十畝之田輪充一次
尚可支當今中戶以下盡入義役則小役之為大小保長者降
而差及一兩畝田及無田而有屋基有墳山柱名縣道略有稅
產者皆湏充大小保長一次輪充其家遂索而貧苦益衆此三
弊也甚矣役法之難也。國朝仁厚使賢輩出極力思所以免之
僅免得衙前之役而在鄉落充保正副及大小保者無策可免
乾淳間處州松陽方創義役而他州效之入戶無爭糾廢家之
患官司免每歲排結之擾可謂良法矣。日久弊生又復有如前
三者之弊常平司以役事為職合先生張此事然此事必知縣
得人比皆如吉水則可不擾而辦者自監司選度而制之事益擾
而未必辨矣。備帖一路五十六縣各隨官處置面覈鄉司底籍

知人戶虛費無以其疏狹為擾而且以併聚見數凡見或累
單不可為準此一事也。札請上戶自與面議毋以文引而以
目用入更手而自與面言毋拘緊限而屬其便宜公議或結義
役或從排役各從其便此二事也。充役自役首為倡而存留一
等小戶略有產稅者別充小役毋容入大役以革前所說三
者之弊此三事也。吉水縣區處已備併請用今日本司之說而
參訂焉。使役法既成而上下戶皆便方為全美仍榜各州主管
官衙前使衆通知此通行之說也。又近年王寶章知台州勸諭
上戶各出田供長役之費每都不過二百畝而其費有餘即以
花利餘錢衆買役田衆置之田既及初約之數即以元助之田
撥還元助之田今已成就處各矣。遂得役戶不失元田不費分
文而役事自有義役莊田雇募長役人戶並不知有役事之擾
此是王寶章創行若本路有鄉貴人士上戶能自募效及作字

好官真能行勸募尤為無窮之利并與帖榜

本路通判水利公劄

某猥以晚末兼二常平常平者民生根本所係若何而可稱塞是惟各郡寅恭之賢是仰是賴竊惟常平之要有三曰義米曰役事曰水利也義米本百姓自備凶荒而有司者奪之此何忍言役事惟知縣可與上九面議而上司乃公移掣其肘其不敢效凡皆略以鄙見達之所屬同官矣然此目前吏文之事也惟水利真足利民無窮所關尤大而為常平之官者乃以非省所吏文之所促口法在亦念不及此今歲部內天幸小稔農隙在望又及雨之後必可冬晴始免揚之暇也若不亟圖何以為吾民父長之計哉州最近已遣委員司口訪求修築以禮勸而不事又撥贖事宜下立定議次第漸有端緒惟是各州去司存為遠其徒有雄舉而不敢險度恐事未必成而徒擾也區區之至

放結閔父禁人公牒

我朝以仁立國事非惡逆無不赦放此事元因朱隅官余隅官兩家有隙亟相鬪名曰結閔已經二十八年朱隅官余隅官皆父已死亡而被喚結閔之人老於獄力死無日矣奈何八該明裡郊祀齋君及星變以至聖上登極大赦官司皆不與呈放豈所以布宣朝廷寬大之恩哉今日明裡禮成恩霽將到所有元寄州院杜一周茄四元寄司理院余六乙周四二元寄臨川縣張二余宜生三獄共六名係元解十一名囚死僅存衰老待及之人並牒押回本貴州縣着家聽候六七十歲衰老二十八

年坐獄一日再見天日復還故鄉得以老死於田疇中皆
聖恩之及也外有曾嫩曾四乙元因何十章五脅令隨從燒毀
譚宅屋宇正犯人何十章五已斷而曾嫩曾四乙因循禁獄自
戊午至今壬申亦已十五年此又何為者耶併與牒押回本軍
着家取交官申母令曖昧不決老死獄中而後已也

曉諭遺棄榜

本司元有慈幼局見今所養不過四五名各已長成之入蓋撫
州風俗素美無甚遺棄慈幼徒有虛名富哉愧焉因念人家生
男育女誰忍遺棄間或有之苦於貧耳官司收哺於已棄之後
孰若保全於未棄之先西漢盛時有胎養殺我 高宗紹興八
年指撫貧貧之婦支常平米四斗紹興十五年改支一石今常
平米上屬官所本司不可擅支合財此良法美意變通慈幼元
規應諸坊前委係貧之妊婦無力養育之家訴於臨產之時經
坊長保明申上支保產米一石會子五貫其見在本局四五人
既已長成每日坐守兩餐自少不孝事藝將來有伺歸着為民
父母豈可賺他一生今仙店鋪人有欲收為使喚或買賣人有
欲收為歌賣及恐有宗族親舊自欲收錄或民間欲收養為子
並仰經坊長來四鄰保明申上本司當併此兒一年合支錢米
作一頓給付收錄之家使之早有歸着各自習孝道業求長久
活路榜諭司前局前市曹律來通知

曉諭新城縣兇難殺榜

建昌軍新城縣管下德安鄉諸都昨因蹇知縣創青冊擾民致
鄉民結閩拒違本司以罪在官吏已行劾官配吏訖鄉民此時
便合放散各務本業乃因鄉民自有私怨又相讎殺或東着去
劫西着或上保去趁下保彼此報復何有了期又聞張村與大
坪兩處因爭漁利日夜相攻甚至殺人放火前日結閩拒追猶

可說官司不是今日結關相殺又是誰不是耶本司比諸監司
去新城最近前日官司不是既已治官司之人今日是百姓自
做不是又安得坐視但念百姓皆吾赤子元非作亂只是執窮
未欲遽見施行且先給榜曉諭大凡冤家只可解不可鬪絕解
便休絕鬪轉深若去鬪時俗諺云贏他一萬自損三千不要殺
他反被已殺了濟得甚事又俗諺云人頑似鐵官法如爐德安
往年幾箇倡亂何曾一人得保真領此皆尔百姓眼見者若能
解時只在一念將前日報克之心回轉思量畢竟他是我親
鄰或是我親舊有事只可忍耐豈可相殺只可讓他做得不是
豈可和我做得不是畢竟我箇性命亦自重大有父母要我
供養下有妻子要我撫育若有病痛尚且醫救欲得延生豈可
拚命殺或有死亡尚且哭泣恨不再生豈可平白討死人身
難得中土難生自小出世以來只願百年在世豈可等天立地

做大丈夫有些氣子忍不任輕言懷子一生仰榜到之日更相
解勸父勸其子妻勸其夫田土勸其佃戶稅家勸其小民都
隅保勸其鄉社以保身命以全鄉井轉禍為福求享太平豈不
樂哉備榜縣前仍帖權縣請更轉換如有要開等處使之
通知自然無事或有鄉曲向上之人乞札請任責徑自隨宜區
處施行

江西提刑司咸淳九年三月

文書到日六月鏤榜約束

照對當職近以撫州兼權提奉曾將報本路同官大略謂人心
之理國家之法即是本司約束別無預條件蓋此時以提奉司
事少而兼權非專司比也今叨誤渥擢司刑憲關係既重事緒
充繁合先開具大要下項

刑獄

獄司事莫重於人命一一自有明條惟縣吏反監躡驗下
下鄉賣弄其出其手一下便非本情及追捕一行入回縣
詐錢不即時於地頭書填格目及茶食引保人指定保正
通同打話將干繫人視質輕重為操縱出入及取入門款
官不即時到獄停朝隔宿又不親面審供點對元情及尉
司獄司皆以已配先吏穿款變亂本情及保正闕役處隅
官坐視不即時收捕究身以致淹延凡此六項自今部內
並請一切更新有化斷新不怨此外又有詳徒專將身死
不明四字把持村民作血屬經官官司便作致死事行移
三年五載後雖成或白或黑而干連人已皆瘦死一方生聚
為之蕭然助善平民此為毒業鄉民畏此無端之擾無
人肯充保正遠避公私事勢不可勝述皆此曹禍之也今
當職第一以理盡民命為重亦第一以痛革誣訴為急似

縣道發查官同遇此詞訴心審問的是被死人親父母或
無父母身未曾娶的是被死人親兄弟或無父母兄弟的
是被死人妻子必單身人被死乃許次第有服紀止一人
出名作血屬須說被死來歷證見痕傷分曉責反坐伏贖
驗得實即依條不移時填格目捨此之稱血屬云有其
親身死不明或不知人命着落之類皆是誣徒教唆雷同
古本並不許縣道輕受其自縊自溺自刑自害指死擲死
小兒女與將父病死人帶被嚇殺諸般尤賴既非被殺皆
不應作大辟事施行為吏人通同脅詐之計昨見官司受
此詞訴則小人反因之而輕生或不受此詞訴則小人自
因之而惜命若不受理救人無限諸縣皆脅百里民社之
寄謹之謹之遠定按劾
泛追

人命事未能伸一人之寃已先添數十人之寃其弊皆因公人世界遞相吞嚼節節計置非錢不行縣獄若不遍追一鄉無辜之人則結解時無以充計置本州公人之費州獄若不再追本縣已放之人則圓結時無以充提刑司計置公人之費積弊已深有力莫救故百姓無非公人几上之肉而官負徒為公人赴錢之奴耳二件人命事在官無限公人張頤待哺提刑司公人則獨據要會坐收全利者也今當賊雖不才焚香告天誓畢此弊若非的係被殺決不容縣道輕受若以真的同共行冤及親切證見決不容縣道輕追若非委有出入異同決不容州獄再追本縣已放干連人及追縣史等官高取自當不憚辛勤親自巡歷面問部決如被開官情實定有是將獄追不掌追之人州獄追不當再追之人並將犯人決配本官按劾其有圖

到司亦親自當時當聽區處仰州縣官吏毋預憂事落公人手恐其枝節生事預苦吾民辨計置錢也

一賊錢

本司號正監司第一首當奉法賭是之地獨因司存亦立例以賊錢為支遣遂致引惹一等兇徒欲害人而無其說者輒不遠千百里妄稱被某人拐脫錢若干或被脅取錢若干或被奪去錢若干本司誤認為利源所在或不顧虛實而行之牌匣專入布滿州縣大半為追賊錢而發所解能有幾何而搔擾則不可勝述弱妻幼子監繫累家無噍類則又案吏代納案吏之陪償是亦生民之膏血與言及此令人汗顏今當職與州縣約應元有窠名合解本司吏祿贓罰錢請各自置冊分限自承依時抱解此外應有積年非泛監贓截自榜牒到日一切住行見因贓錢監繫人

並放已配見監賊吏人並免監日下押發

一專人

大凡監司州郡非不知專人之害良由散帖不應故入牌
箇牌箇不應故入匣子黑匣不應緣匣又不應方怒而遣
專人不知其不應者正由繳納有重罪本不在下也當
或須兼倉司及抽回專人具劄懇諭一路同官請各自置
往回蓋子四箇州則通判總一州之回報縣則知縣總一
縣之回報循環附遞常聽而城當聽而還繳費免已荷
一略同官相應訖今在憲司請各依前一 躰相守憲司多
人命重事仍請各官更置毋案頭每日檢督促吏人事
到即時回報事亦即時回報事未了即時照限申展
以信相守堅如金石如或違誤官罰吏點

詞訴

詞訴惟命官犯賊者受吏犯枉法賊已經州縣者受事處
本司曾經州縣所斷委未平當者受其餘小事各有司存
或不經次第官司直經朝省基部脫送本司者當點對據
實官申決不輕行白帖權攝人仰日下去官其或惹詞追

勘點刑

一巡歷

本職當量車巡歷訪求民瘼理決滯獄求以仰稱 聖朝
欽恤民命之萬一所到州縣官員並免迎送但以職事簡
徑見教其有寄居士友生長本路日親民生疾苦熟知本
司闕事事件者併乞省文直書賜教不勝願幸

詞款約束

古者帝王親行巡狩以察四方諸侯至漢遣六百石吏察郡國
二千石長吏以代親行謂之刺史至 本朝謂之監司故世稱

外臺為天子耳目之官但擇州縣官不奉法為民者去之則百姓自然安迹非代州縣受詞訴為一路聚訟之委也近來此意不明部內之官或橫縱害民而不問反不捐細大務以聽訟為盡職遂使豪右譁健之徒紛紛然競集隔千里遼邈不接之地信一時張皇無實之說牌匣絡繹車旁午驅迫州縣騷動閭里雖雞犬亦不得其寧是豈朝廷設監司之本意哉當取交印後二十日之間閱過舊案千餘件率多煩碎虛誕不當受理之事前此幕官徒以司立折仰職錢然有拘礙往往在經隔三年五載不決以俟監減耳今當賊賊錢先已榜放舊事逐日疏決以冀可存一清上下相安司案乃呈舊例求托詞訴約束當賊每日五鼓出廳非避朝之人也詞訴亦須受理但擇其關係之大者六受且分以第先後可

一第一次先理命官犯賊

右除日前舊事免問外截自今年三月初六日當職交割以後如有州縣官下至巡尉監當取受民財仰被詐人指陳的實證佐先責反坐伏留身語經進被訴之官赴司究對依條施行更不行尋常帖問具折追吏根究等虛文故事此項候聖節後四月十三日受詞

第二次先理命官犯賊

右除日前舊事免問外截自今年三月初六日當職交割以後如有州縣官下至巡尉監當取受民財仰被詐人指實陳告施行一切如前此項候五月十三日受詞

第三次先理命官犯賊

右除日前舊事免問外截自今年三月初六日當職交割以後如有州縣官下至巡尉監當取受民財仰被詐人指實陳告施行一切如前此項候五月十三日受詞

水先判

榜諭諸州住行不切詞訴

大江以西山水秀拔取號人物淵藪間有所稟之偏者流於俠而好勝遂招珥筆之譏議者惜焉今當戡交事之初披閱訟牒多非緊要此等縱欲規害所怨其自身亦豈能晏然而坐勝乎不知亦何苦而為此哉時事尚艱神明甚近 聖君大臣方憂勞於其內邊臣戰士誓奮死於其外我輩官吏士民皆當竦然自立改心擇行且相與保全自家一段元氣以契天地以體朝廷奈何於宗法鄰里之間忍於相讎甚至士大夫不能自免何其溺於舊習尚不知變乎仰業星連日已漸不切舊事備榜各郡市曹請從今自悔為忠厚之歸毋心有司也

又再榜諭吉州詞訴

當職自交割後四五十日之間已判過吉州不切公事七八百行今住司人來尚復有之豈真吉州人之健訟亦本司舊弊輕

易受誤人於多訟之地耳今并住行使吾吉州之人各知好惡守分相安一變前日之為以洗健訟之謗也

禁划船迎會

吉州若斗陳重三不伏本州禁約至因划船迎神毆鬪繫獄身死其母阿劉經前政妄詞以人命事為訴當戡三月二十二日已行斷遣并將一行下連人踈放未據本州回報牒催申照得小人迎神名曰求福今反死於非命干擾無限平人福安在當戡前任廣德軍通判禁絕本軍罪頭傷神并張王迎祭等會近在撫州燒毀划船千三百餘隻拆毀邪廟禁絕瘟神等會廣德撫州連年皆得大熟人民安樂並無災癘福不在此乎本司所領是刑獄殺傷之事愚民迎會乃刑獄殺傷之端併榜一路州縣預行禁戡仍連粘當戡在撫州曉諭敬天說兩紙使其知天地神明是神泥胚塑像不是神各歸正道以致自求之福毋

更信邪以速自取之禍如有違犯定將社首決配籍沒併火其廟為灰掘其地為瀦永絕禍根仍牒帖諸州縣常切覈察有犯即時申來內贛州乾地划船之風尤盛正與撫州之事一同牒請兵鈐司一体行

客位榜

官負見訪仰客將預先覆知若通寒温只可三進說三數句告莫多事孔子惡便佞便者巧趨險佞者有口才今人誤以為好事更欲以此求知於人豈世間自有好之者耶今後如州縣同官辦副當應用家見成頌德言語來向前誦讀一遍者則其人可知矣將客將從杖六十科斷以懲其不曾覆知之罪備榜客位通知庶同官各務誠實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九



